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恋 君 恶 君

 **eBOOK**
网络资源 非卖品

楔子

亘古时期，伊利克斯星的大地尚未分裂，星球上的大陆都是连在一起的。所有的种族都生活在一起；包括了伊利克斯星人、妖精、精灵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魔怪和妖物。

伊利克斯星人自知天生的能力无法胜过大陆上其它的种族，于是想出了其它的方式与各族并存；妖精一族天生拥有控制大自然的能力，不过他们性好和平，于是伊利克斯星人和妖精定下互不侵犯的契约，互派使者学习对方的文化或是魔法，而担任两族之间沟通者的，就被称为“魔法师”。

精灵一族，不但种族繁多，还拥有多变的能力；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就是可以和动物沟通。他们的外貌与伊利克斯星人相似，也比妖精一族多了所谓的七情六欲，所以伊利克斯星人通常是以联姻的方式和精灵族维持良好的关系。他们联姻所产下的后代，统称为“魔人”，亦指他们拥有异于伊利克斯星人的能力。

当面对凶残的魔怪妖物时有三种应对方式：第一种是以妖精族习得的魔法对抗，第二种就是雇用魔人担任护卫对抗妖物，最后一种，就是研发出威力强大的武器抗衡。

那是个复杂、充满战乱，却有无数英雄勇士的年代。这些故事或被记录，或被后代流传，最后成为一则又一则美丽的传说……

第一章

伊利克斯星历一五XX年混乱的波动犹如海潮，从远方而来，深刻而彻底的影响了这颗星球。

一道光芒从最神秘的那一处四散，当十颗灵珠迸射流离后，原本的平静全然崩解了，黑暗笼罩了光明，人心被野蛮所占据，屠刀沾满了血，一时之间生灵涂炭。

那一个夜晚，蓝色的月光幻化成血一般的艳红，而月光下是争相逃命的人们。

奎尔国位于大陆的北方，长年来因为王族的治理，曾经是大陆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；然而优雅温和的人们无力抵挡野心家的入侵，当王族内部叛乱时，大量的外来军队进入，恣意地烧杀掳掠。

红色的月光之下，年轻俊美的祭司道恩在黑森林中逃窜，怀中紧抱着刚满月的女婴。

黑暗中树的枝桠像是魔鬼的指尖，撕扯着他华贵的衣衫，以及泄地的银发，树枝划伤了俊美的脸庞，些微鲜血滴落在女婴脸上。

布料下的女婴动了动，不舒服的嚶哼几声。

“嘘，我的公主，千万不要出声。”道恩焦急的低语。

后方传来人群的呼喝声，他谨慎地回头，惊恐地看见数十个人举着火炬，在树林间进行搜寻。那些人手中拿着巨大的镰刀，打算要斩草除根，不

放过任何活口。

银发在黑暗中闪烁着，竟成为标的，道恩还在思索着脱困的方法，一把镰刀已经破空而来，狠狠地将他钉在巨树上，他只能尽全力护住怀中的女婴。

人们逐渐靠拢，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血腥的阴影。他们是从野蛮国度来的军队，眼中没有任何怜悯，只有贪婪。

脸上带着刀疤的队长微笑着走上前来，缓慢地挑起道恩的银发。“看看我们找到什么了？奎尔国最神圣美丽的祭司，今晚我要走运了，新任的国王提了大量的赏金，要来交换你的人头。”他冷酷地笑着，笑意里有着轻蔑。眼前这个男人是奎尔国中最不可侵犯的祭司，如今将成为他的阶下囚。

奎尔国的祭司，是火神殿内的主祭，他所拥有的权力甚至高于王族。而道恩则是历代最年轻的祭司，有着寻常人无法想象的预知之力，只是动乱来得太过突然，他还来不及警告，叛乱就已经开始。

“他没有资格自称为国王，那是叛乱，火神不会给予他称王的资格。”道恩冷静地说道，紧抱着怀里的婴儿。包裹婴儿的布料上，还沾染着王后的鲜血，身为奎尔国的祭司，他不能辜负王后生前最后的请托，就算是牺牲性命也要保护怀中的女婴。

队长毫不留情地挥手重击道恩，银色的发丝在夜色中纷飞，道恩偏过头去，血迹沿着嘴角缓缓滑下。

“什么火神？这个国家要是真的被火神所保佑，那些王族就不会一个个惨死。”队长露出可怕的笑容，捏住道恩的下巴。“我一直看不惯你，当你站在火神殿前，为奎尔国祈福时，那种神圣的表情与姿态令人忍不住想要毁灭你。”他的手劲加重。

终于明白为何奎尔国内所有人会对祭司如此的爱戴，道恩不但拥有预知的能力，那银发金眸的俊美容貌，更能够令所有人倾心，不论男女都会迷醉在他的美丽之前。

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往下一划，割开了道恩的衣襟，所有人都冷眼看着，看队长要如何羞辱这个傲慢的祭司。

只是，当刀子划到道恩胸前，怀中的女婴被惊醒了。她仿佛感受到道恩的恐惧，陡然间睁开了眼眸，她惊慌地开始哭叫，那双眸子里迸射出火焰。在一瞬间与那团火焰将黑森林照得犹如白昼，火焰从女婴的身体往外辐射，包裹住道恩与队长。

可怕的惨叫声回荡在黑森林之中，所有人都错愕的看着浑身着火的队长。高大的军人在转眼间已经变成一团火球，痛苦地在地上尖叫打滚，火焰燃烧得太过剧烈，而没有一个人有勇气上前灭火，就只能看着队长的尖叫声慢慢变得微弱，焦黑的身子逐渐静止下来。

有半晌的时间，众人只能呆愣的感觉冷汗沿着背脊滑下，之后视线缓慢的聚集到道恩怀中的女婴身上。同样被火焰包裹的道恩，竟然毫发无伤，他将女婴抱得更紧了，心里明白由于刚才的危机，女婴的身分已经泄漏。

“我听过这个传说，拥有奎尔国王族血统的人，能在危机的时候使出惊人的火焰，就是因为如此，他们崇拜火神。”恐惧褪去了，军人们看着那个女婴，贪婪的神色表露无遗。“太好了，这个女婴是奎尔国的公主，她的身价甚至比祭司还要高。”道恩缓慢地后退，他不敢奢望公主能够再救他一次，使用火焰会耗费掉过多的灵力，成年的王族都难以操控，更何况公主才刚满

月。在使用过一次火焰后，怀中的小公主已经昏睡不醒了。

“杀了他们，我们以后就可以享清福了。”军人们眼露凶光，纷纷抽出刀剑，毫不留情的靠拢。

当刀剑举高时，红色的圆月被乌云遮蔽。道恩闭上眼睛，心想自己即将命丧刀下。尖刀落下，黑森林里吹过一阵诡异的风，黑暗的夜色里，矫健修长的身子宛如鬼魅，在众人还毫无所觉的时候，就悄然出现了。几下俐落的劈斩，那些高举着刀剑的军人已经倒下大半。

“是谁？是谁？”军人们惊慌的询问着，在问话的时候，又有更多人倒地不起。

锐利的刀剑劈开了他们的胸膛，地下血迹鲜红的一如天上红色的月亮。

数十名军人，转眼间只剩下一个，他看着漆黑的森林，双眼因为恐惧而发红，双手抖得几乎握不住刀子。他狠狠地爬到祭司身边，想寻求一线生机。

“不要过来，我会杀了他们的，我会”雪白的刀子从后方穿透他的背脊，他愣愣地看着腹间沾血的刀，嘴巴半开，却再也没有机会说完威胁。

刀刃化做一道银光被抽回，军人的身子颓然倒地，一个修长的身影缓缓的站直，手中的长刃尖刀轻靠地面，鲜血沿着刀锋滑落地面。乌云飘散，红色的月光映照在那张面无表情的容颜上。

那是一张五官深刻的容貌，深邃的银眸，黑发披散在肩胛，冷酷的银眸像是舍弃了所有情绪，让他看来比实际年龄要成熟许多。道恩在下一瞬间认出男孩的身分，全身不由自主的松懈下来，软弱地跌坐在地上。

“祭司，我来接你了。”詹士缓慢的说道。

就算是解决了追杀的军队，黑森林里仍有太多的野兽，他不能掉以轻心，无情的银眸转向祭司，詹士的手中仍旧紧握着刀。

“你来接我？”道恩的银发因为冷汗而潮湿了。

“我是瓦恩家族的长子，如今也是瓦恩家族唯一的幸存者。”他的声音里听不出情绪，只是单调的陈述事实。这些日子来，他的情绪已经被抹平了，看见亲人在眼前一个个被杀害，目睹太多的死亡，他的情绪早已结成寒冰。

“你的亲人呢？瓦恩家族不是掌握着许多的军队吗？”道恩紧张地问道。他原本还怀抱着一丝希望，想靠着瓦恩家族的军队复国，只要王族的血脉没有断绝，小公主仍然存活，那么复国就仍有希望。

“我的亲人已经全部遭到屠杀，不过你可以放心，那些残留的军队现在全都隐藏入平民之中。这些日子来，我已经重新部署过，组织了一支队伍，人数虽然少，但是绝对忠于王族。”詹士的目光转向道恩怀中的女婴。“这就是残存的王族？”“是的，奎尔王与王后都遭到杀害，只剩下小公主，她是王家最后的血脉。”道恩缓慢的站起身子。“她的叔父摩根叛乱，引进外国的军队夺取王位。那个男人是个不被火神承认的异类，为了得到王位，甚至不惜与外国合作。”詹士点点头，转身往森林深处走去，平稳的脚步踏在地上寂静无声，犹如野生动物。

他敏锐的银色眼眸在黑暗中搜寻着，注意任何的动静。

道恩抱着女婴默默走在后面。他记得曾经见过瓦恩家的长子几次，也听过一些人在传颂着，那个只有十二岁的男孩有多么优秀，只是经过这一场动乱后，如今再相见，男孩仿佛在短短的时间内成熟了，那双银眸里闪烁着坚决，以及令人不寒而栗的冷酷。

“动乱会过去，但是我们暂时没有能力与摩根对抗，那些外国军队会长期驻扎在境内，我们就以黑森林作为根据地，保护公主，等待她成年。”詹士缓慢的分析着，在见到祭司之前，他已经思考过许多。以静制动，培养实力是他们目前唯一可以做的。

只要等待公主成年，届时登高一呼，将可以彻底的推翻摩根的政权。而现在最重要的是用尽一切办法，确保摩根的魔掌不会威胁到小公主。

他们来到一处高地，可以遥望远方的王宫，整个奎尔国就在眼前。深红色的月色下，是一片最可怕的人间炼狱，充斥着人们的尖叫与哭喊声，偌大的国土全然沦陷了。王宫北方的火神殿，原是奎尔国最神圣的地方，如今却被摩根一把火烧毁，巨大的火神殿已经连续烧了三天三夜，却仍旧冒着熊熊的火焰，大量的黑烟几乎遮蔽了天空。

“火神将会看着这一切，直到公主复位，而叛乱者被扫荡出奎尔国。”道恩低语着，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，犹如在宣示。

是因为这个奇异的月色吗？当圣王消失，整块大陆开始发生异变的那一天起，他就丧失了预知的能力，完全看不见他们的未来。他的低语一如往常是代表着神谕，或者只是自我安慰？道恩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

詹士也静默的看着，挺直了背脊站在道恩身旁。火神是否真的存在？火神若是真的守护这个国家，又怎么会让这个国家遭到如此巨大的劫难？在短短的时日里，他看到太多的血腥，之后他只相信握在手中的刀剑，再也不能相信神是真的存在的。为了复仇，他会尽一切的努力帮助小公主复国，之后亲自手刃杀害他亲人的摩根。

紧紧的，他握住手中的刀剑，眼眸里迸射着恨意与决心。心中曾有的年轻与单纯，在这些日子里消失殆尽，如今的他严酷而冷漠，为了复仇，他将不择手段。

极轻微的，他的衣袖被轻轻地牵动，詹士低头探看，发现女婴的心手牵住他的衣角，在月光之下睁开眼睛。他的视线对上她朦胧的眼，女婴的小脸上十分的平静，粉色的唇轻轻动了几下，双眼再度闭上，只是小手仍旧紧握着他的衣角不放。

詹士再次抬眼，深深地凝望王国最后一眼。火焰从火神殿向上窜升，灿烂的火炬冷漠地看着这个国家的沦陷。

詹士领着道恩来到黑森林深处的一处空地，那是传说中被守护的圣地，是被大陆上的妖精祝福过的地方。传说中，瓦恩家族在几代以前曾经和妖精一族有过渊源，而妖精一族最后让出了这一块被祝福过的圣地，除了瓦恩家族的人，其余人根本无法进入。

不同于黑森林的诡谲黑暗，这里极适合人类居住，瓦恩家族在这里有着简单的住屋，当初的建造者，大概怎么也想不到，这里竟然会成为奎尔国复国的秘密基地吧。

“我们必须先安顿公主。”道恩谨慎地说道，生怕年幼娇贵的公主禁不起长期的逃亡。从离开王宫之后，他只能偶尔找寻清水喂食小公主，大半天的逃亡下来，公主想必也饿了，也亏得她如此乖巧，竟也不哭不闹。

他低头看着小公主，才发现她始终紧紧地握着詹士的衣角，怎么也不肯放开。

道恩只好将小公主交给詹士抱。年轻的男孩面无表情地接过女婴，动

作却意外的温柔仔细。

“我有料想到这一点，先父的属下中有一对夫妇刚刚产下一名女婴，那名妇人可以照顾公主。”詹士沉稳说道。

就在两个人谈话的同时，住屋里涌出数百人，在看到祭司时全都恭敬地跪下，还有人不自禁地流下泪水。

“祭司，你总算平安到达了。”一名老人颤抖地轻吻道恩的银发，感动得全身颤抖。

在众人的眼中，祭司就是一个国家的精神象征，道恩的到来，为他们带来莫大的鼓励。

“辛苦你们了。”道恩勉强说道，视线经过跪在地上的老弱妇孺。就靠着这些人，他们真的能够复国吗？“放心，这些只是没有战斗力的平民百姓，有战斗力的军队都被分派到国家的四处隐藏起来。”詹士像是看穿了他的恐惧，转身对道恩解释着，跟着走进一栋木屋内。

屋内的陈设十分简陋，壁炉里燃烧着火炬。年轻男人在看到道恩的瞬间，惊喜地跪地迎接，他身旁的年轻妇人原本在轻哄着摇篮中的女婴，却在见到陌生的道恩后变得手足无措，尴尬不已地跟着丈夫跪下。“这位是齐夫，他的夫人愿意照顾公主。”詹士将怀中的女婴交给年轻妇人，介绍屋里的人互相认识。

年轻妇人走到摇篮旁，拿起女儿的小玩具，逗弄着怀中的小公主。

看着眼前的景况，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在道恩的脑海中逐渐成形，他金色的眸子在两个女婴之间游走，之后缓慢地走上前来，低头看着摇篮中安睡的女婴。女婴跟小公主一样，有着一头的黑发，小小的眉目竟然跟公主有几分的神似。

道恩再度抬起头，他的视线与詹士交错，少年的银眸中闪过一丝光芒，两人在一瞬间都明白了对方的想法。

“愿火神原谅我们。”道恩的语气有些颤抖，却万分的坚定。他清楚的知道，他们必须用尽任何办法去保护唯一的王族血脉。

道恩拿下小公主颈项间的雷龙晶，他用坚定的手，将这条代表着王家身分的项炼戴上摇篮中女婴的颈项。

“祭司大人？为什么要替我女儿戴上项链？”年轻妇人不知所措地抱着女婴，不安地看着被戴上项链的女儿。

“不，从此之后她不是你的女儿，她的身分必须与公主调换，这样即使摩根找寻到这，也会将目标集中在她身上，让真正的公主躲过一劫。”他笔直的看进年轻母亲的眼中，不容许任何的反驳。“这个秘密，将只有我们几个人知晓。”他看向詹士和齐夫。

齐夫咬着牙，对王族的忠心很快的战胜父女之情，他伏在地上。“属下绝对会死守这个秘密。”詹士冷漠的看着，之后转身往外走去。他已经见识过太多的悲剧，知道为达目的，就必须不择手段，小女婴的未来将成为标靶，但是他心中没有半分的同情与不安。为了王族，为了复仇，一切牺牲都是必须的，他没有心思多想其它的。

“但是，我的女儿会有危险啊！我愿意照顾公主，但是我不愿意让我的女儿陷入危险。”年轻的母亲软弱的说道，脸色苍白如纸。公主将是摩根与军队的目标，此后她的命运就是危险的代名词，她怎么能够眼睁睁的看着这些男人亲手将她的女儿推入危险的深渊？“雅娜，冷静些，你要明白，公主

是多么重要，我们复国的行动完全要靠她啊！”齐夫心中纵使有再多的不舍，但是在这个危急的此刻，他绝不可以背叛王族。

“那我们的女儿该怎么办？她是无辜的啊！”她哭泣颤抖着，双眼透着悲哀，轮流地看着怀中的女婴，以及安睡在摇篮中的女儿。

“这是一个乱世，大家都是无辜的，但是没有人躲得过这场悲剧。”道恩缓慢的说道，从腰间抽出一把尖刀，霍地抵住了雅娜的颈项。“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也不能让这个计划泄漏，必须在此手刃你，而你的女儿仍旧必须成为公主的替身。若是你愿意接受我的安排，这样还能在一旁照顾你的女儿，若是你不肯听从我的命令，我还是可以在杀了你之后，把这两个女婴交给其它人照顾，你自己选择吧！”雅娜含着泪摇头，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坚持，她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如何能够对抗这不公平的一切？她哭泣地跪在地上，最后无可奈何地点头同意。

道恩将尖刀收回腰间，轻叹一口气，转身与齐夫离开屋内，准备走向等待他的人群。

雅娜哭泣着，良久良久之后才勉强地站起来身。

温暖的房间里，不知道自己命运已被更动的女婴熟睡着，在睡梦中两张小脸如此的相似，看起来同样的无忧无虑。

雅娜的心掀起了剧烈的波涛。不公平啊！为什么身为平民，她的女儿就一定要为了王族而牺牲。她原本就不赞成丈夫为了王族而奋战，如今还要她献出宝贝的女儿，简直就像是撕裂了她的心那般难受。

她原本温柔的眼光里，浮现出可怕的决心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再温柔的母亲为了保护心爱的孩子，也会变得更坚强吧。

不！她不能够眼睁睁的看着那些人把她的女儿当成棋子。就在一瞬间，身为母亲的本能，超越了她对王族的忠心。她伸出颤抖的手，将女儿颈项间的雷龙晶解了下来，缓慢地重新戴回小公主的颈间，之后用颤抖的双手很快地将两个女婴之间的衣服交换过来。壁炉中的火炬陡然跃高，明亮的火光照亮两个小女婴安睡的脸庞，她们在睡梦中，不知道最奇诡的命运在此刻回荡。然后，命运之轮开始转动了……

十八年后严寒的冬天，会在水面上结成一层冰，而看似平静的表面，往往覆盖着激烈翻腾的水流。

摩根王统治奎尔国已经有十八个年头。但是偌大的国家内，仍旧留有前代王族的势力，摩根王怎么也无法得到真正的统治权。护国军打着复国的旗号，在奎尔国内流窜，因为感怀前代王族的英明，人民全都私心的在帮助护国军，这些年来护国军的势力已经逐渐凝聚，对摩根王的政权有着可怕的影响力。

摩根王更加恐惧了，他知道哥哥的女儿仍旧活在人间，那个拥有王族血脉的女孩，是所有人们心中的精神领袖。在那个女孩没有死去之前，人民就不可能臣服于他，在没有见到她的尸首之前，他怎么也无法睡得安稳。

所以，摩根的军队始终在国境内寻找着，誓言要找出那个颈间戴着雷龙晶的年轻女子。

光灿的雷龙晶，被安置在暗色的衣衫内。雷龙晶的主人小心翼翼地将包裹身子的披风拢紧了些，长长的黑发隐藏在披风下，就连那张美丽的容貌也被掩盖住了。

雪焰一双温柔的紫色眸子里有着期待，视线望向市集的入口。

这是在黑森林附近的一处城镇，每个月圆时，人们会到此处来聚集，买卖各国的货物，交换着各种的精品，而吟游诗人在街头穿梭不已、歌咏着异国的故事。

她很少踏出黑森林，尤其是处在这么多陌生人的地方让她有些害怕，握着茶杯的纤白手指有些发抖。纵然知道来市集是十分危险的举动，但是她就是忍不住冒着危险，想要先来这里等待。

黑森林里的那些人在传说着，他要回来了。

一想到他，雪焰的心微微地悸动了，嫣红的色泽涌上粉颊。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不曾见到他了，这些日子来，他始终为了复国之事在外奔走，甚少回到黑森林内，他不会明白自己是多么想要见到他。

只是，这一次见面之后，他会知道她的心情吗？从来他都只是静默而恭敬，将她当成一名公主，不晓得她心中的期待。难道在他的眼中，她就只能如此？她多么希望他能够以更亲昵的眼神看着她，当众人都惊讶她的美丽时，她唯独想要从他那双冷漠的银眸里看到赞美。

从有记忆开始，他总是不顾一切地保护她，而她的一颗心也早就牢牢地系在他身上了。这么长久的日子不曾见面了，看见她走出黑森林来迎接他，他的脸上有什么表情？“咚”地一声，有人用力地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，是一个娇小的女孩，漾着一脸笑意地靠近她。

“公主姊姊，我刚刚探到消息，詹士大哥已经接近这里了，再过一些时候你就可以见到他了。”依娃一脸兴奋的说道。

“嘘，小声点。”雪焰不安的转头探看，深怕依娃对她的称呼传了出去。她知道摩根王还等着要她的命，从小她就被迫拥有危机意识，生活的每一刻都是如履薄冰。

依娃的笑容十分灿烂，黑发剪得短短的，她活泼得像是男孩子，她从小就和雪焰一起长大，两个人情同姊妹，当然也知道雪焰对詹士的恋慕之情。

“哎呀，别怕啦，这里是黑森林的附近，还是我们的地盘呢，摩根王的爪牙不会跑到这里来的。再说，就算出了事，詹士大哥也快到了，会有什么危险？”她眨眨眼睛，嘴里咬着酥饼。

话还没说完，市集的另一端传来喊叫声，一个小小的身影在人群间逃窜的，几个穿著摩根军队制服的男人拿着棍棒在后头追打着。

一个年约十来岁的小男孩抱头在市集里窜逃着，撞翻了许多的摊贩，头上已经被打了几个伤口，正在冉冉的冒着鲜血，看来好不吓人。

“该死的，这小孩是护国军的孩子，从牢里逃了出来。”军人骂道。“打死他，反正打死了上头也不会怪罪的。”雪焰的双手紧握着杯子，忍不住站起身来，她听见了军人们的对话，忍不住多看了一眼。她的视线在接触到满身鲜血的小男孩时，忍不住倒抽了一口气。

那男孩瘦小得可怜，破旧的衣衫下都是伤痕，骯脏的脸上只剩一双深邃的眼睛。

他被追打到一处，再也逃不动了，只能喘着气躺在地上，瞪大了眼睛看着军人们冷笑着接近。

雪焰还没来得及有反应，冲动的依娃已经跑了出去，抱住颤抖中的小男孩。

“追打一个小男孩，你们不觉得丢脸吗？”依娃激动地喊着，同样是护

国军的孩子，她怎么能够袖手旁观？“又来了一个不怕死的。”军人冷笑着，抓起棍棒就打。

“住手！”雪焰喊叫着，危机意识在紧急的时候全都被抛到九霄云外，她奔跑出去，护在依娃之前。军人来不及收手，一棍棒打在雪焰的身上。

雪焰闷哼了一声，背部仿佛被烙上火炬般疼痛，她的身子摇晃了几下，暗色的披风掉落地面，长长的黑发流泄地面，那张美得让人惊叹的脸庞顿时出现在日光之下。弯弯的肩，衬着温柔的紫色眸子，在小巧的鼻下，是温润的红唇。众人有一瞬间的静默，全都被她的美丽所震慑。

军人首先回过神来，嘴角勾着淫邪的笑。“这倒有趣了，如此一个美人儿竟然会出现在这种破烂地方。”他淫笑着，伸手想去触摸雪焰的黑发。

一道银光闪过，众人还没察觉发生什么事情，军人的手腕已经被切断。他愣愣地看着被截断的手腕，甚至来不及发出惨叫声，又一抹银光闪过，军人的颈间已经开了道深深的血口子。

尖叫声霎时充斥在市集间，众人争相逃命，其它的军人也害怕地丢下棍棒，瞬间跑得不见踪影。

雪焰的身子还在颤抖着，勉强自己抬起头来，看到了那个她魂萦梦牵了许久许久的身影……

第二章

这段漫长而难熬的思念时日，雪焰时常猜想着，若是两人再度相见时，詹士脸上会有着什么表情。他会和其它人一样，震惊于她的美貌，还是如同以往，面无表情地用那双银色的眸子看着她？此时此刻，在最混乱的市集里，她得到了答案。

詹士的银眸先是复杂难解地看着她，跟着眸光逐渐浮现怒气，愤怒得仿佛准备亲手扼断她的颈项。

雪焰因为恐惧而颤抖着，一连后退了好几步。一瞬之间她甚至难以决定，是比较害怕摩根的军队，还是眼前这个让她朝思暮想许久的男人。

“詹士。”她喃喃地喊着他的名字，纤细的手指轻颤覆在胸前，想让狂乱的心跳平息下来。

他的银眸先是紧盯了雪焰半晌，接着移到躺在地上的依娃，当他看见依娃的膝盖上有着些许伤口时，银眸变得更加黯淡了。他将手中沾着血的长刀收回身侧，眯着眼睛走上前来。

“我不是说过千万次，没有必要绝对不能走出森林。”他的语气里有着苛责。

雪焰背上的伤口还在疼着，她咬着下唇，直到口中可以尝到淡淡的血腥味。伤口好疼，疼得她不停冒着冷汗，军人刚刚的那一击打得很重，她几乎要以为肩骨已经断裂。

“我是来接你的。”因为疼痛，她反而没有了平日的顾忌与矜持。再度看见他时的喜悦，以及被他责怪的难受，同时凌迟着她脆弱的神经。

詹士银眸中闪过一丝光亮，但那光亮就如黑暗里的一抹流光，消逝得太快。男性的薄唇弯成一抹讽刺的冷笑，没有分毫的感情，只让看见那抹笑

容的人感到不寒而栗。

“这真是我的荣幸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私自离开保护范围，会为你带来多少危险，又会为其它人带来什么样的麻烦？”他质问着，视线很快的扫过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的依娃。

依娃正在扑拍身上的灰尘，因为詹士对雪焰的责怪，她一张脸气得通红。

雪焰喘息几声，脸色十分苍白，颤抖的手忍不住轻触肩上的伤口，在瞬间又疼得瑟缩。她的身子摇晃了几下，双脚终于支撑不住地软倒下去。她紧闭着双眼，几乎要以为会瘫倒在地上，然而一个宽阔的胸膛实时接住她，强而有力的心跳，透过坚实的胸膛，震动她的耳膜。

“你就是不能停止为所有人带来麻烦吗？”他不悦地说道，将她一把抱起。

她柔软得不可思议的身子，紧贴在怀中轻得像是一根羽毛，包裹在披风下的娇躯十分曼妙，是男人想象中的美梦。柔软的身子靠在他胸膛上，透过衣料，她的体温熨烫着他，他甚至能够闻到她淡淡的香气。

“抱歉，我不是有心的。”她的声音细若蚊蚋，充满了歉意与委屈。

他还是不能了解她的心啊！才刚见面就如此苛责她，难道就没有想到她对他特殊的感情？想到这里，雪焰的紫眸里浮现泪光，她将脸埋在他的胸膛上，制止眼中漫流的泪水。

“你的无心之过太多。”他的言语像是洒在伤口上的盐，残酷而不留情。

“你也太不知好歹了吧！不过是一丁点小意外就能借题发挥到这种程度。出黑森林来等你，是我的主意。是我贪玩想逛市集，才拐了公主姊姊出来的；也是因为我不自量力地想救那孩子，才会连累她陷入危险。都是我不好，你要骂要打全冲着我来了好了，不要看她好欺负，就只敢对她冷言冷语。”依娃气得口不择言，瞪视着詹士。

她从来不懂，雪焰为什么会钟情这样的男人，冷酷得有如冬季时的严冰，她从来就不曾见过那冰冷的表情软化过。依娃不喜欢詹士，总觉得他虽然身为护国军领袖，却太过于冷傲，不像是其它人，小心翼翼地护着雪焰，甚至对贵为公主的雪焰有些儿不敬。

詹士淡淡看了依娃一眼，任由她中气十足的跺脚骂人，确定她只是皮肉伤之后，他转过身去，不再理会依娃，示意身后的众人跟上，随即率步往黑森林内走去。“别怪依娃，她只是想为我开罪。”雪焰靠在他怀抱里，软弱地开口。背上的伤已经太疼太疼，她的神智甚至有些恍惚了。

“我不会怪她的。”他别有深意的回答，皮靴踏在森林的土地上，没有半点的声息。

几个高大沈默的男人，牵起一旁的依娃，静默地跟随着詹士。小男孩手足无措地颤抖着，紧拉着依娃的衣角不肯放手，依娃勉强露出微笑，想抱起小男孩却被拦住。

“做什么？这孩子是护国军的家属，父母都被摩根王的军队给杀害了，公主姊姊跟我舍命救下他。现在他成了孤儿，要是不跟着我们回去，很快又会被那些军人追打，你阻拦我，是想要见死不救吗？”依娃怒气腾腾地问，从小跟在雪焰身边打转，又有祭司的宠爱，她的性格虽然善良却也有些任性。

确定没有人敢拦阻她之后，她抱起小男孩，快步跟上已经走远的詹士。

黑森林——坚固的小木屋建筑在空地的边缘，詹士不客气地将门踹开，抱着半昏迷的雪焰往木床走去，之后缓慢地将她放置在达克兽柔软的毛皮上。

被放下时的震动，让雪焰惊醒过来。她睁开眼睛的一瞬间，只看见一个背光的高大身影，她本能地抓起一旁的软被覆盖胸前，激烈的动作却牵动了背上的伤，她疼得低低呻吟，身子缩成一团。

詹士眯起眼眸，有些不耐烦的看着床上的娇小人儿。

十多年来，没有人知晓雪焰的真正身分，所有人都当她是真正的公主，费尽心力保护她。在齐夫夫妇死去后，关于那件秘密，就只剩下他与祭司才知晓。

他长年在森林之外奔走，破坏摩根王的政权，偶尔回到黑森林，都会见到出落得更加美丽的雪焰。当初他只当她是棋子，冷眼对待她，却没有想到，长大成人之后的她，竟会是如此的美丽。众人当她是王族唯一的血脉，不敢对她有分毫的亵渎。唯独他知道她真正的身份，对她少了那份敬意，却以一种男人对女人的眼光追随着她。无法否认的，他确实对雪焰有着渴求。因为胸中翻腾的危险欲望，他远远地避开黑森林，在外筹备复仇，硬是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从小到大，从不曾有男人如此亲密碰触她，她自然熟悉自己的身子，但是却从来没有想过，这身子会在詹士触碰下，热得仿佛有火焰在燃烧。

他的手粗糙而坚实，掌心有着火焰般的温度，巡回过她背上的每一个角落，不放过任何的细节部分，温热的气息吹在伤口上，让她因为疼痛，以及更亲昵的原因而颤抖着。

“只要请巫医来一趟就行了，你不用费心照顾我。”她忍住喘息，匆促地说道。

先前那么想要见到他，但是在独处的时刻里，她以女人的直觉感到恐惧，一心只想要快些逃开。

“你在发抖。”他靠近她的颈项，以两人才听得到的声量说道，那声音低沉而诱哄，甚至还带着猎人特有的笑意。“伤口还会疼吗？”他明知故问。

她像是被逼到角落的小动物，只能颤抖着，温柔的紫眸里已经泛着泪光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么残忍，要不停地戏弄她。

雪焰忍着疼翻过身去，抵靠着木屋的墙，没有发现软被只是遮盖了她的上半身，却暴露了她修长而引人遐思的双腿。“只要让我休息一下就行了，不要理我，你才刚回来，祭司一定急着见你，你快些去见他。”最后一句话已经接近尖叫。

看进那双银眸里，她心中更加地忐忑。从不曾见过男人以那种眼神看她。银色的眸子里燃烧着火焰，激狂地看着她，像是要将她吞噬掉。这不是她所熟知的詹士，而是一个危险的男人。

罔顾她的后退，詹士无情地笑了，看出她的逃避。

“你在害怕吗？先前在市集上，你不是说私自走出黑森林是为了前来接我？我是不是可以将这解释为——你迫不及待的想见到我？”他带着野兽般的微笑，缓慢地低下高大的身躯，靠近紧抵木墙的她。双手先是抵住她修长双腿旁的床，缓缓地倾身向前，追逐靠近着她。雪焰激烈的摇头，已经后悔死了先前的举动。她根本没有料到，再次相见，詹士已不是她幻想中，那个会长久保护她的守护神，而是一个危险的男人。

他的双手，沿着她的双腿而上，迅速握住她的细腰，将她固定在原地，甚至还探入软被之下，直接触碰她细致的肌肤。这个举动让她喘息，激烈地开始挣扎，然而久经沙场的他根本毫不在乎，仍旧蛮横的入侵着，贪婪于她柔软的身子。

“放开我。”她虚弱的说，强大的刺激让她几乎要昏厥，只能愣愣看着那张带着冷傲笑意的脸，逐渐的靠近。

两人此刻的身躯是紧贴的，她不安地感受到他高大的身躯，以及身上的热力，还有那令她惊慌失措的男性欲望。

“你之前的急切到哪里去了？难道你前来迎接我，不是因为渴望见我？”他问道，气息吹拂在她脸庞上，伸出手逗弄着她凌乱的黑发，想象这件软被褪去时，她赤裸的身躯就只剩下这长长黑发的遮盖，那该是如何的一种模样？她不停地摇头，视线不敢与他接触，泪水已经滑下脸颊。“你只是想要惩罚我。”她指控地说道，终于知道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性格有多么的彻底。

即使她身为公主，又或者就因为她身为公主，所以他如此无情地玩弄她对他的倾慕，用以惩罚她之前不顾危险的私出森林。虽然明白他是为了保护她，但是需要如此的残忍吗？她的心疼痛着，仿佛预知着不久的未来，一场更可怕的心痛。

“你明白就好，我非常不满你私自带着依娃外出，除了你背上的伤，我想我该给你一些，你永远也忘不掉的东西。”他缓慢的舔去她脸颊上的泪滴，看着她颤抖的美丽容颜，男性的双手在软被下往上移动。他是想惩罚她，也是贪恋她的美丽，如此的美貌，足以诱惑圣人。而任何人都知道，他根本不是圣人，他只是个为了私利，可以残忍至极的男人。

他是试过不去碰她，但是她轻柔的叹息，以及在长年来追随他一举一动的紫色眸子，总是饱含着没有说出口的爱慕。他不是善良的人，若是她愿意给予，他为什么不能够要？十多年来，冷眼旁观着雪焰的成长，他太过熟悉她善良而软弱的性格，或许他可以占有她，而对众人保密，反正她也只是个棋子。仿佛看穿他残酷的决定，雪焰再也顾不得身躯的赤裸，惊慌地想要跳下床去。

只不过她的双手还没沾到床缘，赤裸的身躯就已经完全落入他的掌握，受伤的背重重的撞上他厚实的胸膛。

“祭司不会允许的。”她甚少搬出公主的身分压制旁人，但是有生以来，她第一次如此热切的希望，她的身分可以阻止他的行为。

雪焰战栗着，感觉到他的手环抱着她，粗糙的指停在她的胸前，轻拥着粉红色的蓓蕾，带来一阵阵的电流，她只能紧闭双眼，任他处置，完全不敢想象他会怎么整治她。

“那也要你有胆子告诉他。”他看穿她的软弱，便毫不客气的利用，知道她太过善良，不愿意看到祭司与他争吵。

抬起她的下颚，詹士用手指轻描着她温润的唇，享受着她的恐惧，霍地，男性的薄唇贴住她。这个吻大胆而带着侵略性，充满占有欲，像是存心惩罚她，他的双唇蛮横，不容许拒绝或是抗议，纠缠着她口中无经验的柔嫩舌尖。

泪水无声地沿着粉颈滑落，她的挣扎全在他的蛮横下软弱，热烈的吻让她无法呼吸。

曾经幻想过无数次两人之间的亲昵，但是这完全不是她梦想中那般甜

美，甚至让她深深的感到恐惧。他并不爱她，只是在无情地惩罚她。

雪焰的唇被吻得疼痛，甚至被他咬出一个口子，当他退开时，还缓慢地吮去她唇畔的血。

“告诉我，你绝对不会再私自带着依娃出黑森林。”他的五官又重新恢复成平日的面无表情，只有那双银色的眼眸，以及唇畔的血迹，稍稍泄漏了危险的讯息，如今的他，看起来像是头刚刚饱餐过的野兽。

“我不会”她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，颤抖得将要昏了过去，只能恐惧的看着他。

心中某个角落里，隐约知道他并没有做绝，要是她胆敢再犯，或许他就会用更可怕的方法惩罚她。她紧紧闭上双眼，不愿意再看他那张面容，上天终于怜悯她，让她昏厥过去。看着怀中昏迷的雪焰，詹士的银眸紧眯着，原本的无情稍稍褪去，有了些许光亮，但那只是短暂的一瞬，转眼他又恢复成冷血的护国军首领。

将她安置在床上，拉过软被覆盖她的身子后，他紧抿着唇走出木屋。

远离护国军的家属所居住的空地，在黑森林的某处，有一个火神的祭坛。詹士缓步靠近，远远的看见了道恩那一头灿烂的银发。

穿著白袍的男人面对火焰，吟唱着古老而不知名的歌曲，看着跳跃的火焰，试图从火焰中看到些许神的告知。在詹士靠近时，吟唱声悄然止歇，道恩缓慢地转过身来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道恩沉静地点点头，金色的眼眸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完全成熟的男人。

虽然见证了詹士的成长，但是每见到他一次，道恩就会惊讶一次。詹士就像是火神所眷顾的男人，是个彻底的战士，若不是有詹士的领导，护国军很可能在十八年前就被摩根王歼灭。

“有了那盆火焰，你不是可以预知任何事情吗？”詹士勾起嘴角，做出一个接近笑容的表情，但是笑意没有到达银眸。

“你不是早就知道，我的预知能力早在十八年前就失去了，这十八年来我努力的祀奉火神，求神给我任何告知，但是火神始终漠视我。”道恩露出哀伤的微笑。

十八年来他的容貌没有丝毫改变，护国军们仍旧将他当成伟大的祭司，但是他知道，他的能力已经失去，或许再也回不来。

当奎尔国覆灭之后，他再也不神圣了，因为他犯了可怕的戒律。

为了保护王族的血脉，他无情地利用了齐夫家的女婴，而在那之后，他的心又有了不可告人的蠢动。

这就是火神鄙弃他的原因吧！抬起头来，道恩的金眸重新落到詹士身上。“就算没有预知能力，我也能知道，你并没有在回返黑森林的第一时间来见我。”“我在处理一些事情。”“在雪焰公主的房里？”道恩问道，声音有些许的尖刻。

詹士缓慢地将视线迎向那双金眸，冷静而自制的双眸没有流露任何的情绪。“她带着依娃私自走出黑森林，我只是给了她一些警告。”“你伤了她？”道恩皱眉，往前走近几步。

“我自有分寸。事关重大，我不能漠视雪焰带着依娃涉险，而包括你在内，所有人都尊崇着她，自然必须有人给她一些警告，免得她再犯。”詹士

双手环在胸前，看着道恩。

“带着依娃涉险？这不像是雪焰公主会有的举动。”道恩摇摇头，金眸里有复杂的神色，紧紧盯着詹士，两人的目光透过剧烈燃烧的火焰，在半空中交错，有着各自的猜测。

“不论如何，我必须确保她不敢再犯。”詹士从怀中拿出卷宗，不愿意再讨论有关雪焰的话题。从雪焰成年之后，他与祭司就时常因为她的事情起争执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复国的时机已经迫在眉睫，事情还是没有改变。

詹士只当这是小事，他不会让任何事、任何人阻挡他复国与复仇的举动。对于雪焰，他已经有了打算，就算是祭司反对，他仍旧会实行。

“这是我一年多来筹备的计划，时机已经成熟了。因为另一个国家的混乱，原本支持摩根王的军队已经开始撤出奎尔国，我的部属地分配在各地，就等着雪焰现身在人民面前。”他不带感情的说道。

“你打算怎么做？”“奎尔国的人民仍旧是信奉火神的，摩根王为了挽回民心，目前正在重建火神殿。

当火神殿落成时，我要你出现在人民面前，他们仍旧记得你，相信你的一言一行，你必须宣告摩根王早已被火神所遗弃，在人民的帮助下，护国军会再度进入王宫。”他从容地说出心中的计划。

那么多年的期盼与计划，终于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，詹士的双眸里有着嗜血的残酷。

长年来，他不时会梦见那个可怕的日子，所有亲人的血全都沾惹了夜色，把那晚的月色染成深深的血红“这么做，雪焰就会成为标靶，她会有危险的。”道恩不安的说道。要是雪焰遭受危险死去，火神会原谅他吗？“在十八年前，你挑选了雪焰时，你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的，如今再来担心她的安危，是不是太慢了？”詹士徐缓地回答，收起卷宗，面无表情地看着道恩。

“我只是回来筹备，宣告最后之战的到来，并不是与你商量。人民还记得你，他们需要祭司，而护国军也需要一个领袖，我们两个是整个计划里缺一不可的元素，你还要为了雪焰的事情跟我争论吗？”他笔直的看进道恩的眼中，不容许任何的反抗。

道恩紧紧的闭上眼睛，感受心中汹涌的不安。一切已来不及了，早在十八年前，所有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，他必须复国而牺牲是必然的。只是，他所不安的，不仅仅是摩根王对雪焰的威胁，詹士眼眸里某种野蛮的神色让他更加惊慌。

“我会派人加强保护雪焰。”道恩停顿半晌，再补上一句。“还有依娃。”“不必，这段日子我会跟在她们身边。只要确保雪焰不致轻举妄动，依娃就会乖乖的安分待在黑森林内。”詹士别有用意的说道，银眸里闪着危险的光亮。
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道恩紧握双拳，知道自己根本无力阻止。

詹士迈开步伐，高大的身躯在火焰的照射下，显得格外高大，也更加深了那危险的感觉，几乎让人无法直视。

“那不关你的事，不是吗？”皮靴踏进黑森林，终于消失不见。

道恩看着眼前的火盆，心中翻滚着最复杂的不安。火焰跳跃着，森林中有守护的妖精在徘徊，像是在听见刚刚那个无情的决定后，深深地震惊了。

第三章

黑森林的另一端，依娃正领着小男孩来到另一间木屋。

依娃的膝盖上有着伤口，疼得她龇牙咧嘴。刚才在雪焰与詹士面前，她努力硬撑着，不敢让他们看出她所受的伤，怕詹士又会乘机责怪雪焰。

“他是真的看不出来公主姊姊对他的心，还是真的狠心到这种地步，明明知道她的心意，却还要苛责她？”依娃拖着脚步来到医者的木屋，却发现木屋里空荡荡的。

她咒骂了几声，勉强走到医疗柜前，翻找止血用的草药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心中一把无名火升起，她的手猛力一挥，打翻了许多不知名的瓶瓶罐罐，木屋里霎时间充满了草药的气味。

一直沉默着跟在她身后的小男孩吓了一跳，睁大了惊惧的眼眸，呆愣地看着依娃。

“依娃小姐？”他害怕地低语。

依娃连忙收敛起脸上愤怒的表情，转头对小男孩微笑。“没事没事，我是痛得昏头了，忍不住发脾气。你到空地边缘去帮我拔些月残草回来好吗？我需要那种草来止血。”她拍拍小男孩的头，心疼地想着男孩这些日子来所受的伤害。才十岁大的孩子，不论何时看来都宛如惊弓之鸟，在摩根王的政权下，这样的孩子似乎愈来愈多了。

小男孩点点头，迈开瘦小的双腿往外走。

“喂，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依娃徒然想起自己还不知道他的名字。

男孩没有回头，微微愣了一下，声音有些迟疑。“我叫西索。”简单地交代后，他奔跑出医者的木屋。

依娃看着被踹开的木门，蹙起眉头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摩根王的军队伤害得过头了，西索似乎不太愿意谈到他的出身，以及他那身为护国军的父母。她本来还在想，可以乘着不少护国军回归黑森林的机会，调查看看有没有西索的亲人呢。膝盖上的伤口仍然疼得厉害，她笨拙地拿起剪刀，就想剪开已经磨破的长裤。

“身为医者不是该好好的待在木屋里，等着人来看病吗？怎么病人都找上门了，医者却跑得不见人影？”依娃自言自语道，不太愉快地挥舞着剪刀，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表意见，却丝毫没有注意到，门前已经多了一个高大的身影，他双手环抱胸前，带着微笑站在她身后。

依娃笨拙的举动一不小心又刺着伤口，她发出尖锐的抽气声，之后开始大声咒骂。

“该死的，人都跑哪去了？好歹来个人关心一下伤者嘛！”她喊着，金色的眼眸里闪着些许怒火。

大概是因为领袖回到黑森林，又宣告了最后之战即将展开的缘故，所有人都陷入期待而高昂的情绪中。他们已经期盼这一天太久太久了，摩根王给予护国军的迫害，将在最近得到报复，这里有太多的人，与摩根王有着血海深仇。

所有人全都崇敬詹士。不可否认的，詹士的确是一个优秀的战士，多

年来率领着护国军一步步的走向复国之路，但是不知怎么的，她就是对詹士没有一点好感。

那一双银眸不论何时都是冰冷无情的，即使是对待雪焰，也是残忍而严苛，詹士是真的敬重奎尔国的王族，才想要复国的吗？看见詹士将雪焰抱进木屋中时，依娃心中有点不安。

“他该不会真有胆子伤害她吧？”依娃不安地说，皱着眉往窗外看去，手中的剪刀眼看又要往伤口上戳去在惊险的一刻，她手中锐利的剪刀被夺了去，一直在她身后的男人终于出声，忍无可忍地接下治疗的工作。“要担心别人之前，先担心你自己吧！”瑞克叹了口气，看着血迹斑斑的伤口。“你到底是想要把长裤给剪开，还是想要把腿上的伤口再挖得深一些？”依娃的脸略略红了红，仰着五官精致的脸庞看着瑞克。“要不是找不到你这个医者，我也不用这么辛苦。”她抱怨着，看着医者那双修长的指，熟练地将她的长裤剪开，心中有些忐忑。

“詹士找我去详谈一些事情，护国军已经准备要起义了，接下来日子可有的忙了，我必须先训练一些人手，好在战时能够待在我身旁，帮忙照顾伤员。”瑞克淡淡地说道，起身到医疗柜旁，对满柜翻倒的药瓶只是淡然一笑，拿起浸在药料中的纱布，仔细地覆盖在依娃的伤口上。止血的草药大多有些刺激性，依娃咬着牙却仍旧忍不住直吸气。

“痛！好痛，你不要乘机报仇！”她直嚷着。

瑞克是肯若斐族的唯一幸存者，几年前来到黑森林，经由祭司的保证后成为护国军的医者。这些年来，调皮的依娃大伤小伤从没间断过，三天两头就要来这里报到。刚开始，依娃看他性格沉闷，总爱对他恶作剧，没想到瑞克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依娃扔下的挑战，他没有一分是漏接的，甚至往往还能反将她一军。

从小有众人宠着，依娃可不曾遇过如此待遇，这些年来她就是不愿意承认，瑞克聪明得可怕。

日子匆匆逝去，依娃已不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娃儿，十八岁的大姑娘，老是缠着二十七岁的男人找麻烦，两人之间有着没有说破的暧昧。

“相信我，依娃，若我真的要报仇的话，绝对不会用这么低下的手段。”他维持着一贯淡淡的笑意，迅速将伤口处理好，之后亲昵地拍拍依娃的头。

她很快的跳下椅子，看了他一眼就想要往门外走去。冷不防衣衫被人牵制住，她没有回头，全身紧张的僵硬着，有些奇怪，也有些期待“我需要训练人手，你愿意留在我身边吗？”瑞克轻声问道，修长的手轻握住依娃的手，感觉到她的颤抖。

她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会突然提出这个要求。如此迅速而直接的，让她完全没有掩饰的余地，只能呆愣地站在原地，因为他的要求而震惊着。

他们都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要求，如果她愿意许诺，很可能就是一生一世了。

这是个战乱的时代，没有人有太多的时间，都是急急忙忙的、全心全意的，恨不得在一瞬间倾尽一切。谁都不知道，今日若是迟疑了，明日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够说出口。

瑞克静默地看着她，这个已经熟悉了多年的小女人。他知道自己没有误会那双金色眼眸里的含意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们只是维持着平衡，不愿意说破。但是最后之战即将展开，他还能等待多久？他曾经见过，肯若斐一族在

一夕之间惨遭灭族，知道死亡能够多么彻底的夺去一切，所以他没有耐心可以等待。

“你愿意吗？”他再度询问，缓慢地站起身来，看着有些颤抖的依娃。

她不敢接触他的眼光，怕自己的自制会在那双眼眸下崩溃。“我不能离开公主姊姊，我必须保护她，这是我从出生后的宿命。最后之战就要展开了，她会陷入空前的危险，你不能要求我在这个时候舍下她。”依娃挣开他的手，只想着要快生逃走。

她不是不愿意，只是她实在不能。这个乱世里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宿命，依娃从小就听着祭司无数次的耳提面命，告诉她不论如何都不能离开雪焰身边。

“你要为奎尔国的王族牺牲到什么程度？那些人将宿命加诸在你身上，你就愿意认命了？”瑞克叹息着。

“你并非奎尔国的人，我不能期待你明了什么。复国是我们的希望，而雪焰公主终将推翻摩根的政权，在火神的祝福下成为女王。”依娃抿着唇，不想继续这个话题。

“那么如果复国永远不成功呢？你就要付出一辈子的时间，跟在雪焰的身边？我从来不明白，复国有什么意义，为什么你们就是不能够看清楚王位早已经失去了，何必一定要再起战乱，让人民死伤？”瑞克的声调没有起伏，只是陈述着事实，他虽然身为护国军的医者，却仍旧厌恶战争。

“住口，我不许你再说下去。”依娃转身就想要逃，身子却被瑞克抱住。她用力挣扎着，却没有想到身为医者的瑞克，力气会如此惊人，任她怎么努力也挣脱不了。

“你求的是什么？我能明白詹士想要复仇，所以成为护国军的领袖；而道恩受到奎尔王死前的托付，其它的人或许是想在复国后成为大臣。那么，我实在不懂，你求的是什么？难道就打算在雪焰身边一辈子，永远跟随她？”瑞克的语气虽然徐缓，但是问出口的问题却是最尖锐的。他的性格永远是不疾不徐的，但是锐利的眼光却能一针见血，旁人往往只看到他的温和，却容易忽略了他惊人的观察力。依娃咬着牙，却无法阻止那些疑问灌入耳朵内。她不想听那些疑惑，那只会让她动摇。

“瑞克，你再说一句，我今天就让肯若斐族绝种！”她恶狠狠地说道，在没有预警的一瞬间，她的身子徒然被松开，整个摔倒在坚硬的地上。

揉着被摔疼的臀，她忍住呻吟，仰起头看着瑞克。此刻的他看来如此高大，甚至还有一点危险。想想真是讽刺，从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她，竟然会对这个沉默的医者感到害怕。

“我不说，但你能不去想吗？”瑞克静默的说道，看着那双灿烂的金眸，他悠然叹息。“好好地问问你自己，是不是真的想辜负我。”他转过身去，开始整理先前被依娃翻倒的瓶瓶罐罐。

依娃开口正准备说话。耳边却传来吵杂的声响，从窗户看去，竟看到几个护国军拿着长剑在追杀西索。她惊慌地站起身来，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木屋，将瑞克以及一切尚未解答的疑问留在身后。

西索喘息着奔跑，手上还紧握着刚找来的月残草，转头看见奔出木屋的依娃，他想也不想地奔向依娃。但走由于奔跑的速度太快，他狠狠的撞上依娃，两人同时跌在草地上。

四周已经聚集了許多人，一个护国军冷着一张脸，罔顾依娃的存在，仍旧对着西索举起长剑。

“公主姊姊，救命啊！”依娃想也不想的放声大叫，紧抱着西索就开始喊救兵。

她眼尖的看见雪焰走出木屋，知道雪焰不会对眼前的景况视若无睹。

军人愣了一下，知道已经错失下手的良机，遂收起长剑，冷眼看着西索。

“依娃，这个小孩子有问题。”他简单的说道。

“他是我从外面带回来的，是护国军的遗孤，哪里会有什么问题？”依娃愤怒地问道，看见西索吓坏的模样，手中却还紧握着月残草，她心中一阵不舍。“刚刚护国军存放粮食的仓库附近被点燃火苗，要不是有人及时发现，那些粮食大概已经付之一炬了。

这个男孩刚刚就在附近走动，被人发现行踪可疑。”军人紧盯着西索。

“如果说当时是我出现在那附近，难道就代表我也有问题，你也要拿着长剑要我的命吗？”依娃勉强站起身来，不愉快地看着这个跟随詹士、刚回到黑森林的军人。

军人皱着眉，伸手就要去抓西索。

依娃当然没那么好说话，硬是把他的手拍开，之后苦着一张脸看着缓步走来的雪焰。

“公主姊姊，这些人竟然要杀西索。”众人看到雪焰到来，纷纷弯腰行礼。这是他们的公主，最珍贵的血脉，也是最值得让他们骄傲的美丽公主。

雪焰略微点头，看了西索一眼，再一次震惊于小男孩如此的瘦弱。她亲自扶起小男孩，替他拍干净身上的灰尘。“孩子是我从市集上救下来的，我亲眼看见摩根王的军队在追杀他，所以才让依娃带他进黑森林的。”她解释道，紫眸温柔的停在西索脸上，淡淡一笑。

西索愣了一下，不敢迎视她的眼光，低头将视线避开。

“但是现在是在战时，首领交代过不能有半点差错，身分有问题的人绝对不能进入黑森林的。若是他真的只是一般孩子也就罢了，但是他刚到，仓库就起火，再说，他的形迹也很可疑。”军人没有接触雪焰的眼光，知道一旦接触那双温柔的紫眸，自己的立场就会动摇。从来都是如此，没有任何人能够违抗她的意愿，她是如此的美丽，美得让人叹息。“请公主将他交给我。”他急促地说道。

“他只是个孩子，怎么可能会有什么问题？再加上摩根王是他的仇人，他不会做出危害护国军的事情的。”雪焰解释道，护住怀中的男孩。

眼看着双方僵持不下，围观的人群一时也不晓得该如何。西索趴在雪焰的怀里开始哭了，那哀伤的模样，让许多人也为之动容。这么小的孩子就受尽折磨，怎么还会是什么有问题的人？“这里发生什么事？”低沉的声音破空而来，人群中主动让开一条道路。

柔软的皮革包裹住坚毅的脚步，让他的脚步没有半点声响，看来优雅流畅，却也有如野兽般危险致命。

詹士旁若无人地走入人群，看见抱着西索的雪焰，两道浓眉又紧紧的蹙起。他刚刚才叮嘱过她不要找麻烦，怎么还不到半天的时间，他才与祭司见过面，她又惹出事端来。

军人严肃地行礼，之后将事情经过交代一遍。

“放开他。”詹士不耐烦地对雪焰说道，黯淡沉郁的眼眸与她接触。

雪焰强迫自己坚定的摇头。“我相信这个孩子没有问题的，我可以将他交给依娃照顾。”詹士的银眸里逐渐聚拢怒气，他的手伸往身侧的长剑，寒着脸说道：“不论有没有问题，我都不想冒险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所有人都开始筹备最后之战，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出什么问题，就算是孩子也好，若是有问题，就必须处理。”他笔直地看进雪焰的眼眸，无言地警告她。看来他先前的警告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，这个爱惹事的女人仍旧没有得到教训。

一抹最冷然的笑容跃上他的嘴角，让雪焰不由自主地发抖。

他的微笑竟让她想起，先前在木屋里，他对她过度亲密的惩罚。现在这抹笑容似乎在承诺着，她必须为眼前执意保护西索，而付出更可怕的代价。

她的手脚因为那些预感而颤抖着，却固执地护佐西索。

“他是无辜的，只是恰巧经过那里，或许那场火灾是因为阳光，所以”她还想替西索辩护，却被他挥手打断。

詹士冷然说道：“你还是没有弄懂，我不能冒险。所以，即是他无辜的也好，宁可错杀也不能错放。”“不。”她颤抖的摇头，凝聚勇气之后终于抬起头来。“我绝对不会让你带走他的。”紫眸里漾着些许泪光，却万分坚决，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她所震慑。他眯起银眸，听见人群间传来不满的低语声。在众人之前与雪焰争论是最不智的行为，一来是因为众人对她有着近乎盲目的敬爱；二来是因为身为护国军领袖，若是与公主产生争执，势必会影响众人的向心力。

詹士别有深意的看了她一眼，之后转身叮嘱一旁的军人。“既然公主执意要收留这个孩子，那么就派人好好的照顾他。”他与部下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暗示要给予西索监视。

依娃冲动地说道：“我会照顾他的。”她才不相信詹士会给西索什么好的安排，是眼前众人全都站在雪焰这边，不然她猜测西索大概很可能被詹士给一刀劈了。

“他要留下，就必须接受我的安排。”詹士冷然回答，不容许任何的辩驳。

依娃咬着唇，忍下几乎要冲口而出的咒骂。但是纵然她对詹士有再多的不满，他仍旧是护国军的领袖，她只是个公主的随身侍从，哪里有开口的余地。不过想想也就算了，只要西索能留下来，她倒也不用再坚持什么。

雪焰松开手，任由军人将西索带走。她知道在她的坚持下，西索不会有什么危险，只是詹士在离开前的眼光让她极度不安。

或许有危险的不再是西索了，她开始怀疑，真正有危险的人是她自己。

淡淡的月色，闪烁着淡淡的蓝光，在月光之下细致洁润的肌肤看来更加的晶莹剔透，雪焰褪去身上唯一的长衫，滑入温热的水中。她缓慢的吁了一口气，让温热的水拥抱疲倦的身子，水面上飘荡着梗草，带着些许的香气，安抚她紧绷的神经。

夜很深了，她紧闭着眼睛靠在木盆的边缘，听着黑森林里传来妖精的歌声。在这一块被赐福的圣地里，她总是可以听到这种歌声，像是用最温柔的心情，在缅怀久远前的爱情，静静地守护着黑森林里的人们。

身为王族的唯一血脉，所有人全都悉心照顾她，纵然物力维艰，但仍尽量给予她最舒适的生活。她的木屋远离众人聚居的空地，在较靠近森林的

一端，安全却也隐密。在睡前她都会听见森林里的妖精在唱歌。

她听着那些歌声，在每个夜里想念詹士，但是真正见到他时，她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。

是因为最后之战即将展开，她的心变得紧张，还是她在恐惧着他银眸里的某种冷酷？总觉得眼前的詹士不再熟悉了，那银眸里闪烁着若有所思的光芒，每每接触时总让她战栗。

雪焰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矛盾，在希望靠近他的同时，却也恐惧他的冷然。

她叹息着，从水中捞起一颗小巧的雷達石，放置到木桌上，整间屋子霎时增添了一丝温暖的蓝光。她慵懒地从温水中起身，用一旁的软被包裹自己。

雷達石是奎尔国珍贵的能源，也是火神的恩赐，它可以发光发热，是北方大陆上最有价值的货品，仅在奎尔国内有矿场生产，也就是因为这些雷達石，才会引发其它国家对奎尔国的觊觎，派出军队援助摩根夺权。

她站在窗口，放眼往森林深处看去，冷不防一双黝黑的男性手臂从她身后伸来，将窗子关上。她吓得几乎尖叫，然而那双手在关上窗后，随及捂住她的口唇，制止她的呼喊。

男性的手臂宛如铁条般，将她牢牢地往后拉去。她惊慌地挣扎着，身上的软被松脱，赤裸的娇躯被迫紧靠在那人宽阔的胸膛上。

“住口！”詹士靠在她的耳畔，低哑地命令道。她的身躯柔软而芬芳，在雷達石的光芒下，散发着莹白的温润，竟让他移不开视线。

雪焰好不容易停下挣扎，却开始颤抖。不是因为寒冷，而是因为从那低沉的声音知悉了他的身分。她感觉到捂住口唇的手松开了，还来不及松一口气，却因为那双手放肆地下移而惊喘。

“这么晚了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她小声地问，其实心中隐约有了答案。

前一次他的处罚如此亲昵，也暗示着她若是再犯，他会有更进一步的举动，而她偏偏又为了西索出头，在广场上他所传递的眼神已经告知，在两人独处时，她势必要为先前的行为付出代价。想到他可能会采取的处罚，她的心中不由得泛起强烈的不安。

“我警告过你了，雪焰，不要再做出什么激怒我的事情，我不能保证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”他冷漠地说道，双手却离不开她的身子。指间温润的触感，是他血腥的生命里，甚少看见的美好。

“我没有。”她争辩着，急着想要挣脱他的怀抱。他的手好烫好烫，烙印在她身上，激发她奇异的感觉，浑身只觉得焦躁难耐，像是有什么缺憾需要填补，然而她又如此恐惧，根本分辨不出现在是什么感觉。

“那么在广场上与我争执的事情，你要怎么解释？”他问道，双手覆上她圆挺的胸，满意地抚弄着诱人的蓓蕾。“你会冷？”他的语气中漾着难得的笑意。

他突然转变话题，让她一时反应不过来，只能诚实地摇头。她根本一点都不冷，因为他的双手让她炙热得有如火中。

“那就是你也渴望我了。”他满意地笑出声，陡然将她转过身来，不容拒绝的低下头，用唇舌轻抚着她胸前的柔软，挺立的花蕊是她动情的证据，在听见她惊慌而细小的喘息时，他露出野兽般的微笑，继之用牙齿轻啃着。

恐惧以及陌生的情欲让雪焰慌乱，他似乎比她更了解她的身子，知道

什么样的举动能让她迷失。

当他的唇炙热的滑过每一吋颤抖的肌肤，她只能紧闭着眼，慌乱地甩着头，任由黑色的长发将两人覆盖淹没。腰间传来他持续的压力，有如一个最牢固的枷锁，让她无法逃离，他吸吮、品尝每一处，逐一在她身上留下烙印。

这难道就是他的惩罚吗？想到这里，雪焰强忍着瘫软的神智，硬是推开他，火速捡起软被就往门外逃去。她也不晓得能够逃到哪儿，只是直觉地知道，必须快生离开他，眼前的詹士是远超过她所能负荷的危险……还没踏出几步，身子就被他狂暴地拉回，让她恐惧的是，他竟然一把抱起她就往床上走去。

“放开我。”她颤抖着低语着，语气近乎哀求。

“没有那么简单，我先前已经说过了，再激怒我，我就会给你一些永难忘怀的东西。”他将她抛在达克兽的毛皮上，银眸里闪动着任何人也不能违背的坚决以及灼热汹涌的欲望之火。“不——”雪焰摇摇头，紧握着胸前的软被，可悲的知道这件软被根本无法阻止他接下来的举动。

在雷達石的光芒下，他露出野兽般的笑容，居高临下的俯视她，宛如一头正在享受最美好佳肴的野兽。

第四章

“你不能这么做。”雪焰企图做最后的挣扎，吞吞吐吐地说道。她是渴望他没错，但是不是以这种方式，再怎么也不希望他是为了惩罚她而触碰她。眼前的他危险而致命，似乎带着某种可怕的决心，她要的不是这样，不是任何处罚或只是单纯的欲望，她希望能够得到他的爱情——“给我一个理由，告诉我为何不能。”他冷酷地说道，缓慢解开身上的衣衫，黝黑坚实的男性身躯逐渐暴露在雷達石的光芒下。他的唇扭曲成一个冷笑，只有那双银眸是灼热的，泄漏了他心中汹涌的情欲。

“我不要这样子。”她颤抖地说，知道就算是提出公主的身分，他也不会放在眼中。

不知道是不是她太过敏感，似乎每次她动用到公主这个身分，就会在他那双银眸里看到冷酷的笑意。

难道身为护国军领袖的他，并不认同她这个公主？那么他为何要执意复国？若非忠于奎尔国王族，他怎么能甘心为复国大业奉献一生，持着长剑扫荡摩根王的军队。雪焰想不透，他如何在效忠王族的同时，又对她这个唯一血脉如此残忍。

“你要不要并非重点。雪焰，记住这是给你的惩罚，而你若是愿意配合，一切会容易些。”他残忍地看着她颤抖，却全然无动于衷，他知道她十分的害怕，却不想费神安抚她。“这不也正是你所想要的吗？这些年来你的眼光不停的追逐我，难道不是因为你也渴望我？那么今晚我可以如你所愿。”雪焰慢慢地返到木床的边缘，看着高大的詹士缓慢而优雅的上木床，她的紫眸里盈满泪水。怎么都难以相信，他竟会将她的倾慕解释得那么不堪，她的

心疼痛着。

他的手滑入软被下，脸庞逼近她，灼热的气息喷在她的颈项上，引起她一阵阵的颤抖。他带着恶意的笑，像是存心要伤害她似的，一字一句地开口：“既然你愿意给，我为什么不能要？”她是如此的美丽，像是这个乱世中的一个讽刺。或许他的眼中看到太多的血腥，一颗心早已经被扭曲，她的美丽纯洁，竟也成为他意图染指摧残的动机。他的眼中，除了情欲之外还增添了野蛮的快意，他只想将她当成一个棋子，不愿意给予什么感情。

前几天广场上的事情让他狂怒，却没有在众人面前展露，几天来忙着处理护国军的事情，心里却也没有忘记要惩罚她。选择在月色最黯淡的夜晚来到她的木屋，他知道会在今晚得到她的一切。占有她是确保她再也不会违背他命令的手段，他毫不怜悯地利用了她的善良与情感。

“我爱你。”她闭上眼睛，近乎卑微地开口，像是在说服自己。她恐惧这么危险的他，知道他会毫不留情地伤害她，但是天可怜见，她已经爱了他太久。

詹士只是冷笑几声，没有任何的响应。

什么叫做爱情？詹士并不懂，他的世界在十二岁那一夜起就只剩下杀戮，除了复仇，他的眼里容不下其它，纵然她那双紫眸不停的出现在他血腥的梦中，他仍旧选择了置之不理。

在最不愿意承认的角落里，没有人知道，只因为她太过靠近他的心，所以他才会如此狠毒地伤害她。

双手滑上她修长的腿，他感受到她的颤抖，蛮横的唇再一次吻上她，吸吮她口中的蜜津，探入的舌尖暗示着彻底的占有，仿佛要吞噬她般饥渴，鲜花般柔嫩的唇在他的攻击下虚软，只能偶尔流泄出惊慌的喘息。

雪焰的双眼朦胧了，她能够感觉他的唇放开她的，之后舔吮着她的泪水，啃咬她颈项间敏感的肌肤，执意挑起她的反应。不管她是不是带着悲伤，她知道他绝不会放过她的。喘息的声音难以分辨出是她，还是他所发出的，她因为这一股陌生的震撼而呻吟着，感受到他逐渐下移的唇再度覆盖上粉色的蓓蕾时，雪焰再一次惊喘出诧异与惊慌。

他的双手游走到她修长柔嫩的大腿，毫不客气地探入双腿间交合最隐密的幽穴，抚弄她最敏感的柔嫩，撩拨她初次被唤起的情欲。不论她愿意给予多少，他今晚要的是全部，不允许她有分毫的保留。

“住手。”她咬着唇，弯起身子，想要抵挡他的触摸。那么深入的轻触，仿佛他已经与她融为一体，她的每个颤抖与反应都逃不过他的银眸。他的长指揉拏着她的核心，抵着她的唇微笑，享受着她身上传来无法抑止的喜乐浪潮，他修长的手指强硬地探入她的体内，感受她紧密而温暖的包围，他几乎无法忍耐。

“如此湿润，如此甜蜜，在等待着我”他低沉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情欲，手指缓慢地在她的温热里抽动，银眸眯起享受她的湿热。

他的动作带来些许的疼痛，雪焰蹙着眉呻吟，感觉细微的痛楚以及过多情欲的浪潮，将她席卷到昏乱的情绪中。从未有人触碰过的处子之身，禁不起他的一再撩拨，雪焰直觉地挣扎，不明白身躯为何会同时发冷与发热。

雪焰的颈项间悬挂着精致的项链，他沿着那条紧贴着她肌肤的链子吸吮着，却触碰到微微发烫的雷龙晶。他皱起浓眉，不耐的将项链扯下抛开，仍记得十八年前祭司将代表王族的项链给了齐夫家的女婴。

除了祭司与他，没有人知晓这个秘密，眼前的雪焰其实也只是平民之女，她是被挑选出来的替身，复国大业中微不足道的棋子。他为何不能享用她？她的手软弱的抵在他宽润赤裸的胸膛上，所有的心神都被他的双手吸引去，她甚至没有多余的气力推开他。

睁开朦胧的紫眸，她看着他激烈的银眸，以及那紧绷的五官，悠悠的叹息着。

她是在等待他，但不仅仅是情欲，也不仅仅是这一夜，他真的能够了解吗？伸出双手，她尽力拥抱他，像是在拥抱一个残缺的灵魂。

詹士的手拨开她修长的腿，将身子放置在她脆弱的柔软上，感受她销魂的温热。

这些年来 he 有过不少女人，但是从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如此的震撼他，让他在情欲中几乎要失去理智，或许是因为雪焰的纯洁生嫩，反而给予他更多的刺激，他只知道他迷恋她的身子。

感觉到他粗糙的变掌捧起她的粉臀时，雪焰本能地想退缩，还来不及反应，他已经夹带着狂猛的激情，穿透她脆弱的防卫，深深地冲进她的柔软中。

“詹士”雪焰因为那撕裂般的疼痛而喘息着，直觉地呼喊他的名字，紧抱着这个给予她疼痛的男人。紫色的眸子里流出更多的泪水，是因为疼痛，更是因为他的不知怜惜。

他停下动作，抵着她的额，舔舐她脸上的泪水。他可以继续要她，在她身上宣泄那积存过久的情欲，但是不知怎么的，她的泪水以及颤抖，竟勾出他些许怜香惜玉的心。

也或许，是因为她即使在疼痛中，却仍不自觉拥抱他的举动，轻微地撼动了她冰封的心。

但是那简直是一种酷刑，她如此的湿热、温暖而紧密的环抱他，让他几乎要失去理智。

雪焰眨眨眼睛，敏感的察觉到詹士正悬宕在她身上，全身的肌肉都紧绷着，像是一尊石像般动也不动。身子最隐密的地方还在疼痛，虽然不像刚刚那样剧烈，却也隐隐地疼着，最不可思议的是，她竟可以感受到两人一致的心跳，感觉到他的巨大灼热深埋在她的体内，两人在此刻是一体的，分享着不可思议的亲昵。

他看来很紧张，紧抿着唇，健壮的身躯上都是汗滴。雪焰开始担心起他，想起自己刚刚撕裂般的疼，她忍不住用手抚摸着他的脸庞。她的动作似乎让他吓了一跳，那双银眸直勾勾地看着她。

“詹士，你也会疼吗？”她有些担忧地问，直觉地想直起身子探看他。然而她经微的移动，却引发他闷闷的低吼，她真的怀疑自己弄疼他了。

他为她天真的问题感到荒谬，却根本笑不出来。他低下头，缓慢地咬着她的颈项，感觉到她敏感的紧缩，知道她已经渐渐能够适应他的存在。

“还疼吗？”他回问，知道自己难得的善心已经所剩无几。修长的手指再度滑到两人之间，在密合处轻轻撩拨，勾起她发出让人销魂的喘息声，他不断诱哄抚弄着，直到她忘却疼痛，难耐地在他身下扭动。

雪焰摇摇头，隔过头想避开他的攻击。他的啃吻，让她觉得很奇怪，似乎灵魂深处有了尚未魔足的饥渴，让她忍不住要叹息，某种焦躁在体内累积，她试着稍微抬起身子，感觉到他更深入了她的深处……詹士低吼一声，

再也按捺不住地冲刺进她柔润的身子里，那是全然的宣布与占有。

他黝黑的身躯带着斑驳的伤痕，摩挲着她光洁滑润的娇躯。情欲的浪潮一波又一波，冲击着两人，她的娇喘引发他狂野的移动，宛如要深深地嵌镶进她温暖的最深处。

过多的狂喜，流窜进她的灵魂，她只能迎接他的攻击，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。

疼痛早已经被遗忘，剩下的只有他所给予的意乱情迷。她抬起身子迎接他，两人的结合遂更紧密。

猛烈的动作不停地重复，像是要将灵魂也嵌入她的体内那般强烈。他从没体会过如此狂乱的缠绵，仿佛永远也无法餍足，贪婪地要着她，一次又一次的冲刺，在她柔润湿软的体内推进，感受她体内甜美的紧缩。

雪焰的世界全然崩解，紧张在她体内累积，那些狂乱终于到达终点，火花在最灿烂的时刻爆发，成为点点星辰，她别无选择地只能依附他，只能紧紧抱着詹士。

她喘息着，紧紧闭着眼睛，感觉到一股热液流入她体内，最后他颓然趴在她的身上，雪焰紧闭着眼睛，感觉泪水沿着粉颊缓慢地滑下。

最后之战的期限愈来愈接近，护国军的家属们也在忙着准备，大量的武器被堆放进黑森林，战士们跟着詹士，计划着最佳的起义时机，而妇女们则是心情忐忑地编织战袍。

谁都没有办法预料，一旦最后之战展开，护国军是胜或是败，他们只能静静祈祷着火神的保佑，怀抱着这十八年来所残存的希望。

雪焰静静坐在黑森林的深处，临着碧绿的水潭，她仔细地缝制战袍。那些妇女们不希望她来做这些杂务，但是她就是想帮忙。实在无法眼睁睁看着所有人为了复国而努力，而她只是娇生惯养地被宠着，所以抱了些战袍，躲得远远的缝制。

她的心情是复杂的，说不出是否真的想要复国。从懂事以来，四周的人就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，他们全都为了让她成为女王而努力，即使牺牲宝贵的性命也义无反顾。

但她的意愿却没有人倾听，他们只看到她的美丽温柔，看不见她的懦弱。像她这样的女人，真的能够治理一个国家吗？她的心忐忑不安极了。所有人当她是个高不可攀的公主，费心宠着她，而唯一当她是女人的那个男人，偏偏又残忍而冷漠。

想起詹士，雪焰的身子不由自主的略过一阵轻颤。

那一夜的记忆还那么深刻，她怀疑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忘怀。激烈的缠绵之后，他并没有放过她，一次又一次地要她，任凭她辗转呻吟，他也没有分毫怜悯，执意要得到她的全部。

在她醒来前，他已经离去，没有留下任何的话语。要不是肌肤上留有他的吻痕，而身子有着难以启齿的酸疼，她几乎要以为那一夜只是个过度真实的梦。

詹士对她的态度没有改变，那双银眸里仍旧只有冷漠，专注在最后之战的筹备上，在看见她时，那一对银眸里没有波涛，就像是她的存在与否，对他并不重要。

哀伤的情绪像是在心中生了根，难以拔除，她真的不明白，为何他会

如此的冷淡。

自己会无可自拔地爱上他，是因为从有记忆以来，他就像是那个昂然的守护神，始终守护在她身边。十八年来有过不少的惊险际遇，在她险些被摩根王擒捕时，都是他将她从九死一生中拯救回来的。

但是随着每次的战役，他那双银眸愈来愈黯淡，在她逐渐成为女人时，他的灵魂却慢慢地死去了，她的付出最后只换来他的冷笑。

“公主姊姊。”依娃从树林间探出头来，精致的五官上是古灵精怪的表情，跟在她后面的是一脸谨慎的西索。“你在忙什么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，祭司不是交代你不能乱跑吗？”她拿出皮囊里的干粮，递给雪焰。

“我不饿。”雪焰摇摇头，对西索露出微笑，却发现西索再一次避开目光，似乎不想与她的视线接触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每次见到西索，他的表情总是在谨慎中还带着些许的古怪。

是因为广场上的事情，让这孩子又多了一分戒心吗？雪焰心疼地想着。

依娃听不进拒绝，硬是将干粮推进雪焰的手里，金色的瞳眸里显露不赞同。

“你这些日子来总是这样，吃不下多少东西，好端端的一个人变得愈来愈瘦弱，这样怎么撑得到最后之战？旁人不知道，还以为是我这个侍从太混了，没有好好照顾你，让你瘦成这模样。”她比手划脚的，表情十分不悦，视线往广场的方向看去，小巧的红唇微微扭曲。“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是因为詹士吧？”雪焰没有说话，明白即使否认，依娃也能轻易的看穿她的谎言。两人从小一同长大，什么心事都逃不开对方的眼睛。她低垂着头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掰着干粮，仍旧没有什么胃口，只能将干粮推送给西索。

“我就知道，一定是那个浑蛋的问题。”依娃双手插腰，愤怒地在原地走来走去。

“那家伙欺负你了，是不是？”“不关他的事，我只是因为起义的事情在紧张。詹士身为领袖，忙都忙不过来了，怎么还会欺负我？”她的嘴角流露淡淡的笑意，却是无可奈何。

“还说没有？那你怎么解释，他才回到黑森林没多久，你就日渐消瘦？我亲眼目睹过他对你的态度，那家伙就算身为领袖，对王族如此不敬，也是罪该万死的。”依娃不悦的停下脚步，看着倚靠树木的雪焰。

两人从小一块儿长大，雪焰虽然身为公主，但是从不骄矜凌人，她善良而软弱，紫眸里总是充满着令人心折的温柔，而那些温柔是不适合于乱世，更不适合于那个冷酷男人的。

依娃许久之前就觉得，詹士没血没泪的怎么配得上温柔的雪焰？偏偏她又死心眼，一旦认定了就义无反顾。这些年来依娃看着雪焰的一往情深，还以为她的感情可以稍稍软化詹士，但是这次再看见他，依娃才发现不对劲。詹士眼里有着冰封的严酷，那不是任何人能够打破的，若真是打破那层寒冰，雪焰也会吃尽苦头。

“我从来不要你们当我是王族，我们是一起成长的，而王族的身分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。”雪焰淡淡地说道，纤柔的手探进衣衫，无意识地抚弄着颈项间的雷龙晶。

她想起那一夜，他带着不耐的表情，轻易扯下她颈间的项链，银眸里闪动着些许古怪的神色。他对她王族的身分没有丝毫顾忌，却奇异地时常流露一丝冷笑。若是她并非身为公主，他会用什么态度对待她？她忍不住想叹

息，在面临最后之战的紧要关头，明知道应该好好的准备一切，但是她满脑子却只能想到詹士。

依娃颓然坐在地上，只手撑着可爱的下巴。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宿命，雪焰身为王族遗孤，从出生就注定了必须复国。而她呢？一辈子跟随在雪焰的身边，她的未来会是什么？想起瑞克的提议，她的心有些动摇。身为女人的心在嘶喊着，要她抛下一切冲到他的怀中，但是在如此危急的时刻，要她怎么能够舍下雪焰？两个女人各自为自己的心事煎熬着，没有发现西索在看见雪焰颈间的雷龙晶时，双眼陡然间亮了起来，就像是看见了什么重要的线索。原本畏缩谨慎的神情稍稍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些许阴狠。

西索缓慢地走到雪焰身边，瘦小的身影没有发出声响，他站在雪焰的背后，紧紧盯着这个全奎尔国赏金最高的猎物。

雪焰轻柔地叹气，放下手中的战袍，俯身往水潭靠去，以水潭的波光映照自己的容貌。依娃看出了她的日渐益瘦，但詹士会注意到吗？或是她该问，他注意到了，又曾在乎吗？水面出现最美丽的容貌，盈盈的紫眸里漾着动人的温柔，但是她的温柔可会软化他眼中的寒冰？她的手探入水潭，却恍惚看见一抹银光。她蹙起弯弯的秀眉，不可思议的想再看仔细些，没想到看见的竟是一把直往她背后劈来的匕首，她慌乱的惊喊一声，跌在柔软的草地上，勉强避开那致命的一刀。

“西索！”依娃抬起头来，看见西索手上的刀子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瘦小的男孩脸上谨慎的神情消失了，看来与先前那个受尽折磨的孩子不同，眼前的他虽然年纪小小，却满身的杀气，握着匕首的模样，像是十分的熟练，看来与一般的杀手无异。

“你不该避开的，如果刚刚那一刀就让我得手，我不会让你受太多的苦。”西索有些惋惜地对雪焰说道，看一眼神情震惊的依娃，嘴角浮现一抹冷酷的笑。

“你真的是摩根王的手下？”雪焰喘息着，恐惧紧掠住她的心，让她难以呼吸。

已经被警告太多次，她的软弱以及妇人之仁迟早会害死她，但是怎么想得到，这么小的孩子竟也是摩根王的爪牙。

西索耸耸肩，朝雪焰逼近。“我是赏金猎人，拜我这外貌的优势，已经有不少护国军的部属都栽在我手上。但是那只是小意思，我的目标是，奎尔国的公主，摩根王最大的威胁，他愿意出很高很高的价钱来买你的人头。”该死的，仓库的那把火真的是你放的？”依娃怎么也想不到，西索竟真的像是詹士所说的，是个问题人物。

“没错，在市集里被追打，只是我施展的一些小小计谋，以为这样能够吸引护国军的人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竟然那么幸运的让我钓到大鱼，竟让我见到了雪焰公主跟护国军的领袖。”西索微笑着，拿着匕首接近，刀光闪动着看来好不吓人，那神情与他的年纪全然不相称。“我一直在迟疑着，因为我很明白，机会只有一次。

直到看见雷龙晶，我才能确定真正要杀的目标。”“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？你还是个孩子，不该碰刀剑的。”雪焰不可思议的询问。

心中除了恐惧还有深沉的悲哀。这是她的国家、她的子民，但是连那么小的孩子都必须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，混乱的世局竟无情地夺去了孩子的童年。

西索表情一凛，变得更加阴暗。“别唱高调，我不这么做就根本活不下去。你是王族，生来就是富贵的命，不像我们，生来一如草芥，注定被杀或是被凌辱。”“若是你愿意，可以留在护国军里的，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家人。”依娃痛心的说道，这些天来西索老是跟在她身后打转，说真的她很喜欢这个小男孩，根本没有想到，他会是摩根王派出的杀手。

“我知道，你们很善良，就是因为这些愚蠢的善良，所以才让我有机可乘。”西索用力眨动眼睛，逼自己别去想这些日子来，护国军对待他温和的态度。他什么都不相信了，他只相信金钱，杀雪焰他就可以一辈子吃喝不尽。

只是他还记得雪焰温暖的微笑，那双紫色的眸子里，有着他不曾体验过的温柔。

所以他不希望她受到太多的痛苦，他会很迅速的解决一切，尽量让她在没有痛苦与恐惧下死去。

“我真的看错你了。”依娃缓慢地站起身子，在心中打定主意要保护雪焰。把西索带进黑森林是她的主意，阻止詹士处置西索也是她的意思，是她将危机带到雪焰身边，她责无旁贷。

西索努力忽略心中逐渐升高的罪恶感，他咬紧了牙，往雪焰扑过去。冷不防依娃从一旁窜了出来，硬是挡在雪焰与匕首之间，锐利的匕首毫不留情的刺入依娃的小腹。雪焰惊呼一声，脸色苍白地扶住依娃。“依娃，你要不要紧？”看见依娃身上不停涌出的鲜血，她的脸色更加苍白了，双手颤抖得几乎扶不住依娃。

“回答我啊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不会有事的。”她连自己如今身陷危机都忘了，满心只担心着依娃。

“走！雪焰！快些离开这里，到广场那里去求救。”依娃忍住疼痛，伸手推开雪焰。

“我不能丢下你。”紫眸里浮现泪光，她怎么能够丢下依娃不管？“你必须走！别忘了你是公主，不论如何你都要活下去！走，快走！”依娃喊叫着，用身体挡住西索，双手推开了雪焰，沾了鲜血的手印烙在雪焰的衣衫上。

雪焰别无选择，只能够咬着牙转身离开。她的命是依娃舍身换来的，她不能够冒险。

她没命地在黑森林中奔跑，能够感觉到西索仍在她背后追逐着，拿着匕首在身后追杀她……

第五章

黑森林的深处是长年不见天日的，即使雪焰从小生长在这片森林中，在慌乱中，也无法确定自己所选择的是不是通往广场的道路。

恐惧弥漫在四周，她能够感觉西索逐渐逼近的杀气。那孩子看来虽然瘦小，但是动作迅速异常，在森林间奔跑起来毫不费力，有好几次那把锐利的刀子几乎都要砍上雪焰。

一个不留神，雪焰被突出地面的树根绊倒，狠狠地摔倒在草地上。她惊喘着翻过身，眼睁睁看着西索握着刀子慢慢逼近。

“不要挣扎，只要轻轻的一刀，你不会感觉到痛苦的。”西索也在喘着气，

举高手中的刀子，看着倒卧在地上的雪焰。他不停地逼自己别去看那双紫色的眸子，别去想雪焰曾经给予他的微笑。已经那么多年没有任何人对他微笑过了，但是她偏偏又是他要杀的人。西索逼着自己狠下心来，往雪焰的左胸猛刺。她惊慌的喊叫，快速的翻过身去，刀锋只是擦过她肩膀，划破了她的衣衫。雪焰紧握住双拳，脑海里浮现詹士的脸庞，她恨透了自己的软弱，难道今天真的会死在西索的手下。

“不要怕死，不会疼的。”他没有太多的时间，必须在杀了雪焰之后快速逃离黑森林，不然那些护国军会将他碎尸万段。想到护国军领袖那对冷然的眼神，他不由得一阵恐惧。

在奎尔国内已经听过太多关于詹士的传闻，那个男人杀人不眨眼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传说有无数的摩根王军队被他扫荡殆尽。西索已经跟詹士打过照面，当初要不是雪焰的力保，他大概早就身首异处了。

“你是赏金猎人们口中的大奖，我从很小之时就听过了，摩根王开出天价，只要抓到你，不论死活都是一大笔钱。”他开始自言自语，像是要说服自己。这些年来早该变得冷血无情，但是护国军家属们给予他的温暖，让他的心有些软化了。他终究也只是个孩子，心里同样渴望着有人来疼。

“你还是个孩子，到底从多久之前就开始以杀人为职业？”雪焰不可思议的摇头，心中有着浓浓的悲哀。眼前的西索大约十岁，但是拿刀的模样已经十分熟练，锐利的匕首在发光，她不敢想象那上面究竟沾过多少人的鲜血。

西索缓慢地放下刀子，一时间也有些呆愣了。他早就忘了在当赏金猎人之前的生活，或许在睡梦中，他还会想起以往的温馨，但是以如今的生活比较，那些回忆便成为最尖锐的讽刺。

“你永远不会知道的，你出生在王族，怎么会了解？因为你们，我们这些百姓的日子是怎么过的？”他的双眼通红，充斥着愤怒的情绪。“我的父母真的是护国军，在摩根王的扫荡下惨死。我完全不懂，为什么为了王族要牺牲生命？我恨死了你们，不论是护国军或是摩根王都一样，因为你们的争夺，让我家破人亡。只是摩根王当权，他可以提供高额的赏金，所以我开始猎杀护国军，我活着的目标只剩下杀戮，而你就是我的最终目标。”他的话是最可怕的指责，让雪焰忍不住颤抖。这就是她的国家、她的子民，在她被护国军保护着成长时，人们却正因为两方的争斗而惨死。但是她没有选择的余地啊，若说西索的目标是杀死她，那么她的则是更可悲。

至少西索能够自己决定生存的目标，而她早在一出生，就注定了今生的使命。

“你原本不该这样的，你应该有好的生活，平安的长大成人。”雪焰叹息着，被杀的恐惧消退了，只是对眼前这个孩子感到惋惜。

“没错，我是应该拥有那些，但是却被你们这些该死的王族剥夺！”西索忍不住狂喊，忘了要保持沉默。声音在黑森林里传得很远，几乎可以听见树林间的回音。

“不过没关系，你可以补偿的，只要拿着你的人头去见摩根王，他会给我很高很高的报酬。”“不，以摩根王的脾气，他会杀了你。”雪焰摇摇头，紧盯着西索。她说的并非虚言恫吓，就她对那位不曾谋面叔父的了解，摩根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，绝不能够容许多年猎杀不成的王族唯一血脉，最后竟由一个小孩子猎杀成功。

“我不会相信你的。”西索喊道，双眼里投射出疯狂的眼神，他已经无法

思索。

他不要有罪恶感，不要迟疑，只要杀了雪焰，一切就结束了。他举高手中的刀子，这一次要让雪焰再也开不了口。

雪焰握拳颤抖着，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。

西索扑上前来，却被一个娇小的身影撞开，两个人在地上缠斗着，看来惊险万分。

“依娃！”雪焰惊呼一声，惊恐地看见浑身是血的依娃与西索，在地上翻滚缠斗着。

依娃的鲜血已经漫流到全身，苍白的脸庞与染红的衣衫形成强烈对比，看来十分吓人。在她与西索缠斗时，伤口仍然不停的冒着鲜血，染红了四周的泥土。她原先因为疼痛而短暂昏迷，醒来后忍着剧痛，硬是追了上来，惊险万分地救下雪焰一命。

“你快逃。”依娃喊叫着，不确定自己能够支持多久。血液大量的流失，让她的神智逐渐昏迷，但是心中保护雪焰的信念支持着她，让她不至于昏迷过去。她一定要救雪焰，不能容许西索伤害到护国军的公主。“你为什么还要追上来？我原本不想杀你的。”西索喘息着，退开几步，身上有依娃的鲜血，浸湿了他的衣服。那衣服还是依娃缝给他的，他原本那么喜欢依娃，还想要留她一命。

“我不会容许你碰公主姊姊一根汗毛。”依娃咬着没有血色的唇，虽然摇摇欲坠，身子却仍旧挡在雪焰身前。

西索摇摇头，以最快的速度扑上前去，准确的朝依娃的伤口重重敲击下去。他曾经有过这种经验，知道伤口的剧痛足以让人昏迷不醒，加上依娃的伤那么重，他或许用不着手上的刀子，只要在伤口上的一拳就可以要了依娃的命。

依娃喊叫一声，娇小的身子颤抖着，终于软绵绵的昏迷在地上。

雪焰冲上前，惊慌的抱住依娃。“别杀她，她是无辜的，你的目标只有我。”她无可奈何地说道，看着那把朝颈项砍下的尖刀，绝望地睁开眼睛，以为就要命丧黄泉。就这样死去也是好的，至少不用再背负那么大的责任，她不希望再有人因她而死。

在闭上眼睛的瞬间，她听见西索尖锐的惨叫声。她睁开眼睛，竟看见一身黑衣的詹士握着兀自滴血的长剑站在她面前，高大的身形像是一尊守护神，冷漠死寂的五官没有表情，只有那双银眸显露出他的愤怒与杀意。

西索手上的刀子已经被詹士一刀削飞，他敏捷地跳开数步，知道刚刚要是动作慢一些，他的一双手大概已经没了。

“我早说过这孩子有问题。”詹士淡淡地说，锐利的银眸紧盯着西索，甚至还带着一丝让人恐惧的笑意。

远远就听见黑森林的深处有着吵杂的声响，在遍寻不到雪焰的身影之后，他心中不祥的预感愈来愈显著。他在黑森林间寻找着，不停的说服自己，他是为了要保护依娃，所以才会有了焦急的情绪。

詹士甚至有心去漠视，在他搜寻时，浮现在自己脑海中的，是一双温柔的紫色眼眸。

“不要为难他，他还只是个孩子，别伤了他。”雪焰忍不住说道。就算是西索刚刚还拿着刀子要她的命，但是一看见他瘦小的模样，想到他的遭遇，她却不忍心了。

“不用为他求情，要是我来得慢一些，你大概已经被砍成好几段了。”詹士冷眼看着眼前的孩子，考虑着要从哪个地方下手。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情绪了，血液里嗜杀的念头在翻腾，他几乎要被愤怒冲昏头。

“但是他只是个孩子啊，他是因为被——”“住口。”他冷淡的说，甚至没有回头看她一眼。除了气愤雪焰的妇人之仁，他还气自己没有好好盯住她，早该知道随着最后之战的逼近，摩根王会使尽所有手段要王族公主的命，而他竟只是因对方是个孩子而疏忽了。

“对啊，不用为我求情了，我不配也不需要。”西索勉强维持着最后一点尊严，双脚却忍不住发抖。他会死吗？杀了那么多人，但是他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样的景况，他才十一岁，他不想死啊！

“不，你别杀他，只要囚禁他就行了。”她怎么也无法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孩子因为她而死去，那会让她一辈子都良心不安的。稍微松开怀里昏迷不醒的依娃，她尝试着上前一步，想去触碰詹士的衣角。

他终于回头了，但是那眼神冷漠到让她害怕，想碰他的手霎时间僵硬在半空中。

“我不想冒险，在广场上放过他是因为众人的围观，而如今我不用再顾忌什么。”举高手中的长剑，他无情地看着西索。

雪焰仍旧不死心，克服那些恐惧想要阻止詹士。“西索是被利用的，他的父母也是护国军，你不要——啊——”她惊骇欲绝的尖叫着，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一切。

就在她恳求的时候，詹士已经毫不留情的手起刀落，锐利的刀锋欣断西索脆弱的颈项，鲜血飞溅在四处，男孩的头颅沾了大量的鲜血，在草地上滚动着，一双眼睛仍旧不瞑目的睁开着，像是仍有意念般，缓缓滚到雪焰的裙边。

她双手紧捂着唇，双手却颤抖得厉害，眼泪像是断了线的珍珠，不停从紫色的眸子里滚落苍白的双颊。因为见证到如此血腥的一幕，她全身抖得有如秋风中的落叶，双腿几乎无法负荷体重。虽然身在乱世，但是她一直被保护得很好，而黑森林中从不曾有过血腥的画面，她不曾见过如此恐怖的死亡，而在没有防备的一瞬间，詹士将最血腥残忍的一幕展露在她面前。

“不！不……”她喘息着，目光没有办法离开西索的头颅。他还只是个孩子，如果没有王族的争斗，他会平安的长大成人——“如果我没有赶到，你的下场就是如此。”他冷漠地说道，将滴血的长剑收回身侧，转身看着颤抖不休的雪焰。“觉得害怕吗？这就是战场，尔后，这样的事情只会愈来愈多。”詹士的视线在接触到昏迷在地的依娃时，愤怒瞬间达到顶峰，他眯起银眸，看见雪焰身上沾满着依娃的鲜血，仍然在原处软弱的发抖。他毫不留情地拉过雪焰的衣衫，笔直地看进她那双带泪的紫眸里。

“该死的你，你永远都听不进我的警告吗？就是非要将依娃卷入危机中不可？”他咬牙切齿的说道，恶狠狠的扬起手就给了她一巴掌。

那一掌打得极重，雪焰还来不及反应，就已经被打倒在地上。心灵上的震撼还没有平复，肉体上却又遭到剧烈的疼痛，她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，脸颊泛起疼痛。

过多的震撼让她麻木了，只能愣愣地摀住已经红肿的脸，带泪的紫眸看向詹士。

他是如此高大而可怕，那双银眸里闪动着惊人的怒气。他原本在她心

中的守护神形象崩毁了，眼前的他愤怒而残忍，像是想要亲手扼死她。她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会在看见受伤的依娃后愤怒到如此地步。

“我……我不是有意的。”脸颊上的疼，比不上心里的疼，刚刚那一掌他没有丝毫留情，用尽了力气。难道她在他心中没有半点分量。

“你的无心之过太多了。难道你就永远都不懂，依娃该死的比你重要千万倍吗？”他大声吼道，口不择言地瞪视着雪焰。

看见命在垂危的依娃，他再也忍耐不住，愤怒地指责雪焰。其实早在决定最后之战的前夕，就曾经与祭司商量过要告知雪焰有关她的身世之谜，免得在紧要关头被牺牲的反而是依娃。但是他没有想到，危机会如此快地逼近。要是他再慢一些到来，依娃的确可能因为保护雪焰而死亡，那么复国大业就等于是前功尽弃了。詹士抱起昏迷不醒的依娃，目光不再与雪焰接触，快步朝医者的木屋走去。

雪焰坐在原地，感觉脸颊愈来愈疼痛，看着他紧抱依娃离开，她的心像是被狠狠撕碎般。

他可以不顾她的痛苦，不理睬她险遭伤害，而只因为依娃的受伤而震怒。她从来都不能够理解他的行为，但是今日的一切却让她的心落入地狱的深渊。

他竟会因为依娃而打她？难道你就永远都不懂，依娃该死的比你重要千万倍吗？这句话不停在雪焰脑海中回荡着，刺激着她脆弱的神智。他将依娃看得比她更重要，难道他所爱的是依娃，而先前的一切保护全是因为依娃，而不是针对她？雪焰只能痛苦地揣测着，勉强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广场处走去。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祭司道恩快步的走进医者的木屋，在看见浑身是伤的依娃时，震惊地询问瑞克。因为快步行走，所以灿烂的银发凌乱不堪，平日的冷静已经消失不见，眼前的祭司看来惊慌不已。

“一个摩根王的爪牙混进黑森林，想要杀害雪焰，依娃为了保护她，跟那个杀手争斗，因此受了重伤。”詹士以没有起伏的声调解释着，高大的身影坐在阴暗的角落，看来像是一尊沉默的雕像。

“她要不要紧？”道恩屏息的问道，一颗心差点要停止跳动。

“已经做了治疗，但是失血过多，所以还没有脱离险境。瑞克是最好的医者，他会尽全力救治依娃的。”他的双手交握在胸前。

这双手曾经手刃无数的摩根军，在杀人时他从来不会手软，一个又一个的生命，在他眼前是阻止他复仇的障碍，他毫不留情的残杀，没有任何的罪恶感。在不久前的刚才，他也亲手杀了一个十岁大小的孩子，他也没有半点后悔的情绪。只是，这双手刚刚也不留情的打了雪焰，为何他感觉到掌心没由来地疼痛着。

他不了解，弥漫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绪是什么，在伤害她之前，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。

瑞克从暗处走来，拿出一些月残草，敷在依娃的伤口上。他皱着眉想要掩饰心中的不安，但是颤抖的双手却泄漏了他的真实情绪。早就知道依娃跟随在雪焰身边，迟早会遇见这样的事情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这一天来得那么快，难道他所爱的女人会在他面前死去吗？一旁的道恩失去理智了，在看见依娃昏迷不醒时，他的双拳紧握在身侧，不停不停的发抖。“杀手是雪焰

前不久在广场上执意要留下的那个孩子？”虽然道恩压抑着声量，但是语调中仍然有难以掩饰愤怒的情绪。在最不可告人的内心深处，或许当詹士回到黑森林，告知将会与雪焰有更多牵扯时，他的心就扭曲了。对雪焰的敌意是那么汹涌，他没有能力能够抵挡，即使知道雪焰是复国行动里不可或缺的角色，他的心依然被一种名为嫉妒的猛兽啃噬着。詹士点点头，双手环胸，没有再说话。

“该死的，她在哪里？为什么总是她在惹祸，为什么危险总是绕着她在打转？她就不能安分些吗？”道恩喊着，再也顾不得一旁的瑞克。这个秘密存在了那么久，长久以来的谨慎被愤怒的情绪毁去，金色的眸子里有着疯狂的神色。

“刚刚有人来传报，雪焰公主独自回木屋去了。”瑞克说道，不解地看着眼前的祭司与詹士。他在这两个人的口气里听不见对于公主的担心，反倒是奇异的对依娃这个随从有着高度的关心，听祭司的口吻，甚至还因为雪焰把依娃带入险境而震怒着。

心里有一个盲点逐渐因为这两人的态度而清晰，只是他还不太能够相信。难道他所想的会是事实？这两个女孩的身分有着如此大的秘密？若是他所想的是事实，那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与依娃的感情将会愈来愈多灾多难。

道恩在原地打转，灿烂的银发纷飞着，显示他愤怒而不平静的情绪。

“告诉她！告诉她！让她知道她的身分，让她知道她有多么微不足道。要是再不跟她说，她还不知道会怎么害死依娃。”他咬牙切齿地说道，转身就要往门外走去。

“由我去。”低沉的声音从暗处传来，高大的身影缓慢的从阴暗处走出。没有人可以违背他的命令，那低沉的声音里传达着强烈的命令语气，让旁人只能臣服，没有胆量违抗。

即使是看着詹士长大的道恩，也没有勇气再开口，眼前的詹士全身辐射出冰冷而愤怒的情绪，看来能令所有人不寒而栗。

“就算是害依娃险些丧命，碍于眼前的一切你也不能伤她，在最后之战前她还有用处。或许她不愿意相信你，或许她会反抗你，毕竟这些年来她已经太习惯地以为她真的是王族公主。”道恩缓慢的说，在看见詹士的银眸闪动时，心里那头嫉妒的猛兽更加激烈的窜动。

他知道用哪种言语，可以激怒詹士。

此时的他再也不是高贵的祭司，他只是一个因为嫉妒而昏头的人。知道他永远也得不到，而雪焰却能够轻易的就挑动詹士情绪时，他的金眸迸射可怕的恨意。十分恶毒的，道恩最后补上一句：“不要伤她，至少不能伤在看得见的地方。”看着詹士走出木屋，道恩纤细的双手紧握在胸前。他再也不敢叨念火神的名号了，如果火神真的在看着这个国家，在他死后，大概会被最猛烈的火焰烧灼上千万年。

回到木屋里的雪焰觉得浑身都疼，更别提刚刚被詹士打的脸颊，她脸上的伤已经由红肿转为青紫，看起来十分严重。或许是因为他打得太重，她连走回木屋都觉得勉强，回来后只能躺在床上，感觉到一股昏眩与干恶。

但这些比起心中所受的煎熬根本不算什么，她躺在达克兽的毛皮上，却感觉浑身冰冷。

众人以为她所受的伤，是因为西索的追杀，却没有人想得到，那个受人敬重的护国军领袖竟会伤害公主。她凄楚地笑了。或许詹士对她的伤害已经开始，从他利用她的感情开始，她的心就已经千疮百孔，他不断地用言语伤害她，如今伤害没有减少，只是从心灵延伸到肉体。

听见木屋的门被打开，她敏感地坐起身子，在看见詹士高大的身影时，脸色变得更加苍白。

“依娃还好吗？”她颤抖地问，有些怕听到答案。

他缓慢地关上木门走近床畔，开始褪去身上带血的衣衫。“托你的福，她现在命在旦夕，随时可能会死去。”他残忍地说道，将身畔的长剑解下。

雪焰撑起身子就要下床，紫眸蒙上深深的忧虑，她没有想到依娃的伤会那么严重。

心里有深深的不安，她刚刚满心都只能想着詹士的态度，竟把依娃的安危忘在一旁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他冷眼斜睨着她，伸手抓住她，打量着她脸上青紫的伤。

他的碰触仍然引发她的战栗，男性的手掌像是烙铁，灼热的包裹她的肌肤。

“我想去看看她，或许我能够照顾她。”“不用了，你已经为她做得够多了，难道你还嫌不够吗？”他讽刺的问，无情的看见她因为他的言语而瑟缩一下。“瑞克会照顾她，用不着你去插手，你去只会愈帮愈忙。”他伸过手来，若无其事地开始解开她的衣衫。

雪焰连忙避开，双手握住衣襟，匆忙躲避在木桌之后。

“怎么了？那一晚你并没有反对，而以你的反应，我以为一切都是你情我愿的。”他缓慢地说，男性的薄唇漾起残酷的笑意。

“你不可能还会想”她紧握着衣襟，感觉心疼痛得像是要死去般，说出口是最难的，但是她没有办法不说。“你爱的是依娃，不是我。”她的身躯在颤抖着，双眼含泪地道出事实。

“荒谬。”他淡淡的说，绕过桌子来抓她。她又躲了开，脚步却感到虚浮。她知道他若是真有心要抓她，她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躲过，眼前他只是在戏玩她罢了。

“我看得出来，你爱的是依娃，在森林里你的态度说明一切，你是那么地在乎她……”“我是在乎她，却并不爱她。再说，现在这件事不需要爱情，我并不爱你，但是我还是能够要你。”他冷漠地看着她，银眸里闪烁着不耐。

雪焰彻底被伤害了，她不要听那些残酷的话，将她的倾心付出说得如此廉价。

“不，那是因为我爱你，而我以为你也会慢慢爱上我。”她无法再说下去，巨大的绝望压在她的胸口。

他的耐心已经到达临界点。“我不想谈这个。”他伸出手，不容拒绝地伸出手低声道：“过来！”冰冷的银眸逐渐升起的两簇火光，他并不想浪费时间争辩，只想得到她，得到那一夜之后，日日夜夜在他脑海中盘旋的美丽身躯……

第六章

詹士的视线没有离开雪焰，黝黑的男性手掌缓慢地拿起发亮的石子，柔和的蓝光照射在他严酷的面容上，看来竟有些吓人。原本放在桌上的雷達石被詹士收回木盒中，光芒消失，整间木屋变得黑暗，只能听见她紧张的喘息声。

“求求你，出去，让我静一静。”她虚弱地要求着，却隐约知道自己得不到任何的同情与怜悯。

从来在他的眼眸里，就甚少看到任何情绪，而在依娃因她而受伤后，那双眼眸里就多了残酷的神色。她可以为了爱情、为了他而勇敢，但是当她在猜测着他或许爱上依娃时，她的勇气尽失。

他怎么能够在爱着依娃时，却又侵占她的身子？雪焰在黑暗中摸索着，企图想要躲避詹士，在黑暗中他的存在感更加的强烈，让她连呼吸都感到困难。就像是逃避猎人的小动物，只能绝望的想要逃离。

“过来。”他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，仍是那句无情的命令，丝毫不将她的恐惧放在眼里。

“不。”她微弱地抗拒着，靠着记忆往木门扑去，没有想到还没碰上门栓，她的身子就撞上一堵温热的墙。

雪焰骇然地退后几步，从指尖的触感，她知道自己触碰到的是他温暖的男性身躯。

难以想象他的动作竟能够如此迅速，在她仍在黑暗中发抖时，他早已经看穿了自己的行动，甚至早已褪去衣衫，好整以暇地等待着她。

“不要再跟我绕圈子，我今晚没有什么耐心。”他缓缓话道。虽然在黑暗中，他的眼睛却已经很快的适应，可以看清她的一举一动，以及她恐惧无措的躲避。

知道自己怎么也逃不出去，雪焰开始因为绝望而失去理智，她紧咬着唇，发现眼前的詹士比先前在森林间追杀她的西索更让她恐惧。

“出去……马上给我出去，我用奎尔王族唯一继承人的身分命令你，给我出去！”她捧着昏眩的头，惊慌地尖叫着，不停不停地摇头，凌乱的黑发衬着她雪白的脸蛋，让她看来更加娇弱。

就在她还想大声喊叫的时候，一只男性手掌残忍的摀住她的口鼻，截断她的呼吸，让她只能发出模糊的声音。

詹士忍无可忍地逼近她，将她牢牢的锁在强壮的双臂之间，她娇小的身子是如此的适合他的怀抱，但却不停地颤抖着。他的心隐约闪过些许疼痛，但是心中巨大的愤怒早让他失去理智，这些年来的残忍，掩盖了他心中该有的柔情，现在他只想自私地伤害她。

“你没有资格命令什么，或许我早该跟你挑明这一切，告诉你事实的真相，免得你一次又一次地惹出麻烦，将依娃推入险境。”他低语着。

詹士一手伸到雪焰的领口，握住她的衣衫，毫不留情的往下一扯。“嘶”地一声，她的衣衫被全部褪尽，残破的衣裳被随意丢弃在一旁，她在夜里因为寒意与恐惧而颤抖着。他的情欲是显而易见的，但是雪焰却愈来愈痛苦，难道他真的如此残忍，会罔顾她的心痛，无情地只要她的身子，却不要她的心？刚才詹士所说的话语却像魔咒般，缓慢地渗进她的神智，让她困惑而不解。为什么她没有资格？什么又是事实的真相？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巨大

的黑暗像是要笼罩了神智，她喘息着，但唯一的倚靠却是这个会伤害她的男人。

“你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当他松开手，她不安的低语着。

但詹士没有回答，现在他的心思不在谈话上。今晚有太多的情绪累积，让他不耐地想要发泄，而占有雪焰似乎是最好的方法，天晓得从那一夜之后，他有多怀念她的身子。

他不再言语，低下头轻舔她柔软的颈项，让她的身躯掠过一阵激烈的颤抖，修长的手指捏弄着她胸前的蓓蕾，不让她再继续说话。

今晚他没有心情说话，或许在结束后他会宣告那些事实，但是不是现在，眼前他只想要尽快地享用她。

“你爱的是依娃啊……”她犹想挣扎，但是转眼身子已经被他放在木桌上，她惊骇而不解，抬起头想在黑暗中找寻他的脸庞。

詹士的银眸里有热烈的情欲，但是除此之外，还有着让她害怕的决心与无情，他有如烙铁的双手无所不在，过度用力地抚弄她的身躯，带来轻微的疼痛，让她忍不住呻吟。

“住手。”她因为疼痛而颤抖，看进他那双冷酷的眼眸。

“试着阻止我看看。”他冷笑着，唇在她的肌肤上蜿蜒，轻咬着她的颈项，膝盖顶开她修长的双腿，进占她双腿之间，居高临下的俯视她。不在乎她的颤抖，再一次吻上她，蛮横的舌探进她的口。

雪焰的惊喘全被他吞入口中，双手抵住他的胸膛，甚至拉住他略长的黑发，想将他拉开她的身躯。但是他一点也不在乎，她带给他的疼痛，对他而言就像是蚊子叮咬般，不能影响他分毫。

他的嘴角带着邪恶的笑意，指尖准确地找寻到她最敏感的女性核心，揉弄之后长指直探她的身体。雪焰震惊地扭动着身躯，却只是让他更加深入她的花心，寻找让他销魂的证据。

赤裸的身躯贴在木桌上，感觉放肆而不可思议，雪焰喘息着，在黑暗中隐约看见他低下头，吸吮着她胸前的蓓蕾，逼得她只能紧咬着下唇，不让声音流泄出来。

奇异的火焰在血液里奔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明知道他只是想伤害她，她竟然会不由自主的反应他，纤细的腰不自觉地迎向他的探弄。

“不要抵抗，除非你真的想要我伤你。”他缓慢地说，长指一顿，感觉到她体内的紧绷阻止他的探入。

她在黑暗中摇头，太多混乱的情绪在心中翻腾，让她难以看清目前混乱的现实，唯一能知道的，只是心中弥漫的浓浓悲哀。

詹士低咒一声，在她的惊喘声中霍地抽手，跟着移动身子，将自己坚挺的欲望抵着她双腿间最柔软的一处，看见她在黑暗中流泪。一种轻微的、奇异的感觉窜过心间，而他狠下心地置之不理，只想随着欲望而行动。

不想面对那一双紫眸中的哀伤，詹士将雪焰自桌子上翻转过来，让她雪白光滑的背部完美地呈现在自己的身下。

雪焰慌乱地想转头，不知道他想做什么，她还没准备好，他的占有会撕裂她的身子……他当真会这么残忍？她的手无助地在桌前摆动，身子因为恐惧而扭动，形成让人疯狂的曲线，他眼中的火焰更炽烈了。

“詹士，等等，我……”只是雪焰的话没能说完，他巨大灼热的欲望猛烈地从她的背后挺进。他的欲望，在一瞬间犹如最锐利的剑，带来可怕的疼

痛，甚至没有任何迟疑就开始了狂猛的律动。雪焰紧闭着双眸，感受那像是被撕裂的疼，她的双手软弱地挥舞，打翻了桌上的盒子，雷霆石掉落在地面，一瞬间，淡淡的蓝光包裹住两个赤裸的身躯。

蓝光将两人的身影烙印在木屋的墙上，高大的男性躯体覆盖在娇弱纤小的身子上，奇异魅惑地结合在一起……雪焰发出痛苦的呻吟，身后每一次毫不留情的撞击都带来不可思议的痛，詹士伸手探向两人结合的地方，熟练地抚弄、挑逗，让她能快一点接受他。

在他的抚弄下，疼痛奇迹似地退去，体内的温润蜜液逐渐润滑了他的攻击，詹士不再留情，双手不停地揉捏着她身上敏感处，在她浑圆的粉臀间咬着牙不停地冲刺，狂野而专注，汗水一滴一滴地从他额上滴落在她光裸的背上。

过多的情欲从他体内，毫无保留地传达到她体内，勾引出她的反应，残忍而彻底的压榨她能够给予的任何情感。

雪焰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滑下。纵然疼痛不再，在自己的身体被情欲掌握时，她仍无法克制的感觉到悲哀，这些残忍而不带感情的缠绵，难道就是他仅仅所能给予的？他有力的冲刺愈来愈快，随着他火热的坚挺在她体内反复进出，雪焰仿佛被烈焰灼身一般，她紧紧闭上双眼，身躯随着高潮的到临而紧绷，感受到他最后猛力的一击，以及那灼热的释放

她因为些许的疼痛而醒来，发现自己被用破碎的衣衫包裹，轻率地丢在木床上。

她的身躯因为他先前激烈的占有而虚软，手脚都使不上力气，最柔软的花心有着隐约的疼痛，让她想起先前他有多么残酷。

雷霆石的蓝光应该是柔和的，但是照在他的面容上，却显得如此阴冷。她睁开的紫眸里有着未干的泪痕，苍白的小脸衬着凌乱的黑发，此刻的她不像是备受尊崇的王族，却像是被遗弃的小可怜。

“虽然嘴里说不要，但是你仍然反应得很热烈。”他嘴角带着笑，冷然看着她，不在意古铜色的身躯仍是赤裸。他俯视着床上的雪焰，明白自己必须说出事实。

像是被打了一巴掌，雪焰整个人颤抖着，又一次体会到当他愿意时，他是可以多么的冷血无情。这难道是火神给她的惩罚吗？为什么让她爱上詹士，又为什么让他如此无情？他不在乎她的心痛，甚至在她眼前，轻易地就杀害西索。她还记得那个孩子眼睛里的泪水，以及某种绝望的光芒。“出去，我不要再见到你，你是凶手。”她颤抖着，说出口的命令却完全软弱无力。

“凶手？你指的是我刚刚杀了西索？不要忘了要不是我及时出现，身首异处的那个人会变成你。”他残忍地提醒她。

“就算他是杀手，但是他还是个孩子啊，你怎么能够无情地杀害他？”詹士撇撇嘴，对她软弱的心肠感到忍无可忍。他几乎是在战场上长大的，早已经看过了太多的血腥，根本无法理解她为何会为了一个男孩而失去理智。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想冒任何的危险。当他踏进黑森林起，就已经注定了要死在我的刀下，若不是你的干预，我会在广场上就杀了他。”“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那么残忍无情？他还只是个孩子，你就不能够手下留情吗？”她也不明白。

两人都是赤裸的，木屋中还能闻到欢爱过后的气味，但是他们的心距

离得如此遥远，仿佛有一道巨大的鸿沟存在。

他嘴角的微笑更冷了，轻蔑地看着她。在他的世界里，慈悲是多余的。“如果我的心中还有一点慈悲心，我大概在多年前就被摩根王的军队给杀了。我的家人一个个在我眼前被杀害，我就算是闭上眼睛，也还能看见摩根王笑着杀害我家人的模样，那就是我的记忆，我恨透了跟摩根王有关系的所有人，而西索是他所派出的爪牙，你认为我有可能放过他吗？”“他还是个孩子，是奎尔国的子民，是我的子民。”雪焰的心疼痛得无力回想，当西索举高匕首时，眼里那一抹迟疑……“你的子民？”他冷哼一声，像是听见最可笑的话语。

“是的，我的子民。”她坚定地重复，强迫自己挺起脆弱的肩膀，以伪装的勇气面对他。“我以王族的身分命令你，马上给我出去，否则就算是你是护国军领袖也罢，我也会要求处罚你。”他的掌猛然的握住她脆弱的颈项，残忍地掐紧，他笔直的看进她的紫色双眸里。

“不要再用命令的语气跟我说话，你没有那个资格的。你已经被宠坏了，那些旁人对你的敬重，让你太过骄傲，以为你真的是王族。如此的自以为是，甚至没想到你自以为好心的决定会为护国军带来多少危险，那很可能会让我十八年来的努力毁于一旦。”雪焰喘息着，仰头看着他的银眸。隐约有种预感，要她快生逃走，不论他会说出什么，她都知道那些话将会把她伤得体无完肤。但是，她怎么有办法逃离他的掌握？他是护国军的领袖，奎尔国境内最优秀的战士，她根本无处可躲。

“我不明白。”她喘息着，费力的想要呼吸到空气。双手努力想拨开他的手，但是怎么也移动不了他分毫。

终于，他缓慢地松开手，身躯却没有退开，仍旧冷着眼看她。“我现在就让你明白。

你不是奎尔国的公主，你只是齐夫家的女儿，一个被挑选出来的替身。”詹士说出已经埋藏了十多年的秘密，当最后之战即将接近时，他自私地看不见其它，满心只想着要复国、要复仇，就算是牺牲雪焰也罢，他为了达到目的早已不择手段。

“但是，依娃才是齐夫家的女儿啊！”她仍然不明白他的话，也或许是潜意识里，她不愿意去明白。

没有办法接受，原来事实是那么可怕，她的心拒绝去听，但是他却又不肯放过她，执意诉说那些会让她崩溃的事实。

“那是障眼法，在十八年前奎尔国的王族唯一血脉来到黑森林的那一夜，计划就已经开始进行。为了保护公主，祭司将她与齐夫家的女婴调换，这个秘密只有齐夫家夫妇，以及祭司与我知晓。”他缓慢地说着，一字一句格外清晰。

雪焰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够摇头。

她知道齐夫家的夫妇对她视如己出，齐夫甚至时常以悲哀怜惜的眼光看着她，但是对于依娃的疼爱从不曾减少过。她更知道，从来詹士对她的身分有多么不以为然，但是，她没有办法承受他口中的一切。

她原来不是王族公主，所以他对她没有半分敬重，轻率地利用她的感情，无情的占有她，而当依娃因保护她而受伤时，他狂怒的打了她。她的身子开始打颤，怎么也停止不住，就像是连灵魂都被彻底伤害了，她的心像是被掏空了一个洞，用什么都无法补全。

“你怎么能够这样？你们怎么能够……”她无法说话，仿佛看见过去的世界在他的言语下转瞬间崩解。

“为了复国，我们会做出任何事情。若不是需要你继续假扮公主，光是你让依娃险遭不测这件事，道恩会亲手掐断你的颈项。”他眯起银色的眸子，面无表情的看着她。

“我不相信，这是假的，你在欺骗我。”她狂乱的说道，伸出颤抖的手握着颈项间的雷龙晶，那条项链是她唯一的证物。“雷龙晶是王族的证明，我是奎尔国的公主。”到最后她的声音成为低语，像是要努力说服自己。

“那只是手段，交换身分的那一日，道恩将雷龙晶放在你的颈项间，用以混淆摩根王的耳目，好让依娃能够顺利的成长，在复国后成为女王。”他逼近她苍白的面容，看进那双紫眸里的慌乱，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最可怕的事情。

“我不相信你！”她抱住软被，不愿意再听下去，深怕自己无力承受那么多。

她盲目地想要快生逃走，冲向木门的身子却被他牢牢的掌握，坚定的拖进怀里。

“那么你要怎么解释，身为奎尔国王族的纯粹血脉，你从不曾展露过操纵火焰的能力？这是最好的证据，你并不是王族，只是个平民。”“那是因为我懂，我不会那些，祭司从来没有教导过我，所以”他的冷笑打断她的自我安慰。

“十八年前当道恩抱着公主进入黑森林时，遭遇摩根军的袭击，而我亲眼看到公主从眼中迸射出火焰，烧伤摩根军。真正的王族，就算无人教导，在危急时也能操纵火焰。”他冷静的分析。

他却不知道在那一晚，一个巨大的秘密被掩盖了，那个许久以前死去的母亲在黑暗中微笑着。对于国家的忠诚，不能够取代身为母亲对于女儿的亲情，她操弄了那场命运的交换，却在死前没有说出口，让雪焰注定要受尽痛苦。

没有人知道真相，而火神选择在黑暗中沉默。雪焰摀住耳朵，紧紧闭着眼睛，感觉就像是被关进冰窖里那么寒冷。她的心因为他的残忍而死去，而她的血液，因为那些可怕的话语而冰冻。她不要听这些，脆弱的心怎么也听不进那么多惊人的故事。

但他不放过她，仍旧在说着，曾经吻过她身子的唇，现在却说出最伤她的言语。

“你只是一个棋子，一个保护公主的措施，一个公主的替身。而你这些年来完全不尽责，不停地让依娃陷入险境。”“不！”她虚弱的摇头，几乎要昏厥。

好象听见心在破碎的声音，他的靠近，或是他的占有，原来只是要控制她，好让她安分些别再涉险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依娃。那么，她又算是什么？曾经，当她以公主的身分成长时，她以为她的目标就是复国，在爱上詹士之后，她偷偷地分心，即使被他伤害却仍旧盲目。但是当他说出这一切时，她的世界成为一片空白，像是溺水的人被夺去了浮木，因为过度震撼而无法承受。

西索在死前说过，他的最终目标是杀了雪焰，换取大量的金钱。而她当时曾可悲地以为，自己无法选择的复国使命，相较于西索是悲哀的，但是

怎么地想不到，最可悲的竟然是自己，她根本没有资格谈什么复国，她只是一项工具，在复国成功后就会被舍弃的棋子。

这些年来，众人对她的关爱是虚假的，她所知道的世界是虚假的，原来她只是个替身，还是个最不尽责的替身，因为她让依娃受了伤……她只是一个棋子，一个保护真正公主的工具。

这些认知像是最尖锐的利刃，穿透着她毫无防备的心。她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，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着，紫色的眼眸却已经干涸，他已经伤得她太重，让她流了太多的眼泪，过多的冲击让她麻木了，连呼吸都是困难的。

“你因为我是公主的替身而接近我，又因为我只是公主的替身，而恣意占有我？”她缓慢地摇头，目光空茫没有交集，像是看见了最可怕景象后，有着绝望的空寂。

“那是你愿意给的，而我只是不客气的享用。我必须让你知道，你的使命是保护依娃，在复国之前你是公主，而复国之后祭司会宣告真相，在这之前你半句话都不能够泄漏。”他无情地说道，转过身去不再看那双空洞的紫眸。他的心里有某种悸动，一种类似不安的情绪，让他在吐实后想尽快离去。詹士从床上起身，不再多看她一眼，随意披上衣服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。

雪焰缓慢地缩起身子，觉得好冷好冷。原来她什么都不是，既不是真正的公主，又不能成为齐夫家的女儿，就为了复国，他们剥夺了她的身分，剥夺了她的生活与未来。

她闭上眼睛，心疼得无法呼吸，雷達石蓝色的光芒照耀在她苍白的脸上，映照着她轻轻流淌下两颊的清泪……

第七章

太阳的四周燃烧起诡异的光轮，奎尔国中有着纷纷的耳语，众人在传说着，那个颈项间戴着雷龙晶的女子将要出现，她会推翻摩根的政权，重新让这个国家得到火神的祝福。

摩根王从噩梦中惊醒，冷汗沿着脸颊滑下，他颤抖着，原本战士出身的身躯，因为长年的奢华生活而变得软弱。

“王？”身畔的裸女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不解地看着这个奎尔国中最有权势的男人。

“滚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”摩根狂吼道，毫不留情地将赤裸的年轻女郎踢下床去。

女郎慌乱地抱着地上破碎的衣衫，啜泣着跑出偌大的卧房。

他不能容许任何人看见他慌乱的模样，仅仅是一个梦，竟然就能让他慌成这样。

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的权势是如此的不牢固，这十八年来始终是摇摇欲坠的。

当初那个逃过一劫的女婴，如今已经是护国军的领袖，她的存在就像是他心头的一根针，扎得又深又牢，让他十八年来寝食难安。

他时常会梦见那个颈项戴着雷龙晶的年轻女子，引导着火神来到他面前，射出灿烂的火焰，将他整个人焚烧殆尽。那个梦境太过逼真，他几乎能

够感觉到火焰烧灼皮肤的疼痛，以及自己肌肉被烧焦的气味，这些年来这个梦不断出现，而在太阳发生异变之后，梦境几乎是每晚报到。

“王，何事惊吓到您？”王宫中的守卫长迅速来到，跪倒在摩根的面前。

“还没找到那个女人吗？那个颈项间戴着雷龙晶的女人？”他焦急地问，知道在那之前他无法好好安眠。

“护国军近期会展开行动，到时候目标一定会出现在首都，我们可以等到那时候。”话还没说完，一个大型的雕像抛掷过来，不偏不倚地打中守卫长的额头，他咬牙仍旧跪倒着，不敢擦拭额上的鲜血。

“等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！马上找到她，立刻杀了她，不能让她到这里来。烧了她，在众人面前烧了她，让那些还对复国有期望的人彻底死了心，绝对不能留下任何希望的种子。”他狂乱的命令道，不安地看见火盆中的火焰剧烈燃烧着，冷汗再一次爬满了他的背脊。

火神，是否真的在看着这一切？

黑森林——雷龙晶在雪焰的身上。打从有记忆以来，这项链就跟她不曾分离过，但是如今竟会议她觉得沉重。

她不自觉地用手紧握这条项链，感受到圆形的青白色石子发出的热度。心中苦涩的感觉却怎么都褪不去，这条项链与其说是王族的证据，不如说是一个标靶。好几天了，她只是坐在木屋中一言不发，半天都滴水不进。心已经受了太多的伤害，在詹士无情的一言一行下痛苦翻腾着。

今晚，在蓝色的月光下，当众人都沉睡的时候，她像是一缕幽魂般，缓慢的来到医者的小屋，在满是药味的屋子里看见了安睡中的依娃。

从小她们就像是姊妹般，交换许多的欢笑，她从来不曾以公主的身分欺凌过依娃。

但是怎么也想不到，她们的命运有那么深的交缠，竟然早在十八年前就背负了对方的安危。

她颈项间的雷龙晶，是整件事情荒谬的见证者，也是一个再讽刺不过的证据，她和伊娃，各自背负着讽刺的命运过了十八年。

安睡中的依娃，看来十分甜美，长长的睫毛覆盖在洁白的脸庞上。

雪焰的手紧握着雷龙晶，缓慢地将十八年来不曾离身的颈炼解了下来，尝试性地靠近依娃。但是她的手抖得好厉害，怎么也无法碰触到依娃。

终于，她颓然放弃，喘着气跪倒在木床畔。

她没有办法违背加诸在她身上的命运，即使心中嘶喊着不愿意，但是她就是不能伤害依娃，毕竟她真的将这女孩当成自己的妹妹。依娃是她最不想伤害的人，想到十八年来的相处，她的心更加疼痛了。

火神是多么残酷啊！竟给她如此两难的局面，在牺牲依娃与牺牲自己之间，她痛苦地难以抉择。

她无法说出真相，然后眼睁睁看着依娃成为危险的目标。

一只修长的手轻按到她肩上，雪焰全身一颤，惊讶地回过去，看进道恩那一双谜般的金色眼眸里。

道恩微微点头示意雪焰跟着他，之后优雅缓慢地走出医者的木屋，往黑森林的最深处走去。雪焰僵硬地站起身子，也跟着走出木屋。

黑暗之中，原本沉睡的瑞克睁开眼睛，看着木屋的门被轻轻带上。木门关上的细微声响惊醒了依娃，她不安地翻动身子，眨眨睡迷糊的眼。

“瑞克？我听见有声音。”她在黑暗里皱眉，双手摸索着。

一双温暖的大手很快地握住她的，稳定地传来体温，她听见那令人心安的嗓音。

“没事的，那只是风吹。”瑞克直觉地没有说出雪焰与祭司奇异的举动。

“我作梦了。梦里好象看见公主姊姊在哭，她很悲伤很悲伤地看着我。”依娃困惑的说，朦胧间又想睡去。“那只是梦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”瑞克低哄着。他不知道在那个紫眸的女子身上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在詹士冷然的银眸之下，她是不是受到伤害？似乎从依娃受伤那一夜开始，雪焰眼眸中的光芒就消失了，他几乎不忍看见那双紫眸里的绝望，但是他也无能为力啊，身处在这个乱世中，他只能守护他所爱的依娃，至于雪焰，他仅仅能够献上他的祝福。

黑森林的深处里，妖精在夜晚唱着悲哀的歌，走过沉默的巨树，雪焰跟随着道恩来到祭坛之前。雪白色的祭坛上，燃烧着永远不灭的火炬，照亮这黑暗的深处。

当雪焰看见詹士高大的背影时，她略略停下脚步，心头像是闪过锐利的疼痛，一瞬之间险些无力呼吸。

“你到依娃的房里做什么？”道恩轻柔问道，金色的眼眸里却闪烁着恶意的光芒。

在蓝色的月光下，他的银发披散了一地，美丽神圣的外貌没有改变，但是他的心有了不可告人的转折，只要在看向雪焰的时候，就忍不住对她有着深深的恨意。

如此一个年轻女人，竟然就轻易的操纵詹士的心，几天来道恩看见平日滴酒不沾的詹士，在护国军即将起义前的重要时刻，竟不时地酗酒？道恩的心早就遗落了，在十八年来的征战中，他的心悄悄系在一双银色的眸子里，当那双银眸的眼里只能看到雪焰时，他被嫉妒的情绪淹没，再也不是公正的祭司，他只想用尽所有力量伤害雪焰。

雪焰抬起头，紫色的眼眸里是死亡一般的平静，空荡荡的没有任何的情绪。她的心已经被伤得太重，灵魂退缩到最隐密的角落，再也不愿意表露什么，她已经无力再承受那些伤害。

“我想将雷龙晶还给她。”她诚实地说出前去医者木屋的目的，冷不防整个身子被撞上巨树，衣襟被牢牢紧握，黝黑的男性手掌随及覆上她纤细的颈子。

詹士的银眸里有着疯狂的神色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她，提高她娇弱的身子，紧靠在巨大的树木上。“你疯了吗？不论我怎么警告你，你还是打算要毁了这一切？”过多的酒精让他失去理智，这些日子来心中不安情绪让他焦躁。这些天他心中始终有一股无法平息的情绪。他不是谁都不在乎的吗？为什么会往狠狠伤害她之后，心里有着疼痛？“我没有要破坏什么，我只是想将雷龙晶还给公主。”她平静地说，仰望被怒火吞噬的他。疼痛慢慢变得淡了，弥漫在心间的情绪变成悲哀，她无法阻止自己的心逐渐枯萎。

“你想告诉依娃这一切？明知道依娃冲动的性格会扛起所有的危险，你还想这么做？”他气急败坏，压根忘记了雪焰善良的本性。

他疯狂地想要为伤害她的一切作为找寻脱罪的理由；而将过错推到她身上，似乎就是最好的借口。他原本就残忍，而当他在乎另一个人时，总会以保护自己作为前提。

雪焰软弱地摇头，凌乱的黑发披散下纤细的肩膀，她因为难以呼吸而喘息着，却没有移开视线。这是她最爱的男人，也是伤她最深的男人。

“我没有想到那么多，只是想将雷龙晶还给依娃。”她没有想到要伤害依娃，这些日子来的一切让她迷乱了，今晚不知道怎么地茫然走到依娃的身边，就像是着魔般解下了雷龙晶。

“你知道了一切，所以懦弱地想逃避，打算把危险全都引到依娃身边？”他勾住她颈项间的雷龙晶，看着那圆形的晶体在月光下散发着光泽，薄唇扭曲成一个冷笑。“你还真会善待情同手足的好朋友啊！”“如果她只是有着自保的心态，那么别急着怪她，我害怕的是，她有其它的野心，想要危害依娃。”道恩平静的说道，笔直地看着那张娇弱的脸蛋。

火盆中火焰突然跃高，让道恩的心猛然一震。眼前恍惚闪过许多景象，像是久远前的预知，他略微一愣，颤抖着看进火焰里，以为接受到火神的指示。但是，那景象消失得太快，他皱起眉不安地猜测着。

转过头去，道恩有片刻的惊骇，在火光之下他眼前似乎出现错觉，瞬间仿佛看到雪焰沐浴在火焰中。

他被震撼住了，不敢再多言。火神是不是想警告他什么？詹士看不见那陡然跃高的火焰，他的眼中只容得下雪焰。“你真想那么做？”他危险地逼近她的小脸，灼热的气息吹拂在她面容上。

“如果可以，我宁可选择抛弃这一切，包括复国与这身分，怎么可能还会想取代王族的身分？”她挣扎着说道，纤细的手覆盖他黝黑的掌，试图在他的残酷中寻求一丝怜悯。

银眸里的怒气更甚，他猛然松开手，任由她摔倒。“你想用如此薄弱的理由说服我？”雪焰只是摇头，因为詹士的松手，她软弱地滑落地面，过腰的黑发淹没了她娇小的身躯，她轻咳着。“我从没想过要说服你，毕竟你谁都不愿意相信。”“唰”地一声，他抽出腰间的长剑，杀人无数的锐利长剑，如今抵在她的颈畔，紧靠着她柔软的肌肤。只轻微的用力，她雪白的颈项就多了一道血痕，鲜红的血沿着锐利的刀锋滑落，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刺眼。

“复国的行动就要展开了，我不会冒任何险，只要危害到复国之路的人，我会毫不留情的砍杀，即使是对你也一样。”“没有我的话，复国的行动难以继续下去，我才是护国军的号召，不是吗？”她伸手握住剑尖，缓慢地站起身来，没有惧怕只有平静。她是一枚不可或缺的棋子，就算再不情愿，也知道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

柔软的掌心握着锐利的剑，她感觉刀锋划入血肉，却不觉得疼痛。她像是溺水的人，只能攀附着最后的浮木，就算悲哀也只能按照他们给予她的道路去走。

“我没有想过要伤害依娃，她是最亲密的好友。”她淡淡说道，知道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。“我会按照你的指示行动，在需要退场时永远离开。”暗暗猜想着，复国之后当依娃的身分被揭露时，祭司大概会永远地封住她的嘴。

詹士看进她那双紫眸，突然被巨大的罪恶感淹没，他不要这样的感觉，十八年前死去的心，似乎一点一滴的复活了，是因为那双紫眸里的悲哀吗？手中的长剑杀过太多人，却在面对她时有着软弱的倾向，他知道就算能够杀尽所有人，他也无法对雪焰下手。他收回长剑，看着眼前单薄的她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酒醉的错觉，他竟觉得她憔悴了好多好多。是因为他吗？他想痛斥自己的愚蠢，想要说服自己，他不由自主地打听关于她的一切，是因为她

是复国行动中最重要的一枚棋子，但是他心中的纷乱又是为了什么？那些照顾她的人担忧地说，她这些日子来甚少进食，他们怀疑她是因为最后之战的到临而紧张，只有他知道原因。

“为何皱眉？这不是你要的吗？”她轻柔地微笑，打起精神走入黑森林里，她不敢再看着他，深怕自己会崩溃。

愿火神原谅她，即使在他伤她如此深重的此刻，她还愿意付出一切，只求能够达成他的愿望。不是早早就已经知道，詹士有多么残酷？让他爱上她，其实是一个太过久远而虚幻的梦境，她的梦已经觉醒……望着雪焰摇摇晃晃离去的身影，詹士的心不由自主地抽痛了一下。这真的是他所要的吗？詹士扪心自问，却得不到任何答案，十八年来他为了复国不择手段，杀了那么多的人，却回答不出这个简单的问题。

在道恩的卜算下，得到火神的许可后，詹士带领着重要的部属，将老弱妇孺留在黑森林内，其余的人则保护着公主，循着护国军的隐密的路线，一路集结兵马，往首都前进。

依娃的身体已经恢复大半，坐在温驯的卡邦兽上好奇地张望着，瑞克跟在她身边，用纵容的态度为她解释一切，十八年来依娃很少离开黑森林，森林外的一切对她都是新奇的。

她看见雪焰走得慢，依娃拉紧缰绳不让卡邦兽前进，特地停下来等她。

“公主姊姊，你还好吗？”她关心地问，发现雪焰的脸色发白。这些天来的颠簸，对娇弱的雪焰来说是辛苦了些。

他们已经赶了好几天的路，有时候晚上都不能好好休息，依娃在担心着雪焰，就怕她撑不住。“太阳就快下山了，等一下我去叫那个固执得像是石头的笨蛋让我们休息一下。”依娃瞪视着走在队伍最前头的詹士。

雪焰摇摇头，挤出一抹虚弱的微笑。她已经好累好累，但是怎么也不能拖累众人，她只是很努力地硬撑着。

“别担心我，我没事的。”她想要伸出手去轻拍依娃的脸庞，却突然感到头昏眼花，整个身子软弱的滑落，眼看就要危险地掉落地面。在依娃的惊呼声中，一双男性臂膀将雪焰牢牢抱住，让她免去掉落地面的危机。

她虚弱地喘息着，别无选择只能紧靠着那个男人。其实就算没有睁开眼睛，她也能从那熟悉的气息认出他的身分。

“公主姊姊！”依娃喊着，引起所有人的注意，众人都停下脚步。依娃则是马上滑下卡邦兽，紧张地靠近雪焰。

“我就说不该在大太阳下赶路的，你就硬是死脑筋，非要马不停蹄地赶着，要是累坏了公主姊姊该怎么办？”依娃对詹士嚷出心中的不满。

“她没事的。”詹士冷然说道，用最冰冷的语气掩盖心中的情绪。没有人知道在看见她滑落卡邦兽的瞬间，他的心险些停止跳动。

“你说没事就没事吗？”依娃双手插腰，像是要找人吵架，漂亮的金眸瞪得大大的。

“你还想要违背我的意思？别忘了上次你违背我的意思，为你和雪焰惹来什么危险。”詹士冷漠地看着依娃，抱起雪焰就往道路的边缘走去。

他知道这附近有一处隐密的水泉，可以让雪焰休息。

一扯上雪焰的安全问题，依娃就矮了半截，原先的气焰也消失了。不能否认，上次是因为她的坚持，才让西索有了可乘之机，险些让雪焰遇害。

经过那一次之后，雪焰变得沉默而忧郁，她担心极了。

“让大家落地休息，这里已经接近首都，大概明天日落前就可以进入首都，会有不少摩根军队在附近出没，大家警觉些。”他命令道，脚步却没有任何停顿。阳光消失在浓密的树荫间，雪焰半昏迷间睡醒醒，她的手紧握着他的衣襟。

她应该是在作梦，如果不是在梦中，他怎么会如此的温柔？她又怎么会在那双银眸里看到焦急与忧虑？极其轻缓的，她被放置在柔软的草地上，她缓慢地叹息，因为失去他的体温而颤抖。

她悠悠地醒来，发现手仍旧握着他的衣角，慌乱地马上松开，像是被火烫伤般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他低沉的声音有些紧绷。

雪焰点点头，环顾四周，发现在半昏迷间已经被詹士抱到树林的深处，一处隐密的水泉边缘。浓密的树林提供最好的掩护，耳畔是轻柔的水泉声，蓝色的月光照拂着。

“我只是累了。”她静静的回答，在夜晚的树林里感觉寒冷。

他微微点头，用手掬起些许泉水，靠近她的唇边，看见她温驯地低头啜饮时，他的胸间像是被触动了什么。

“瑞克和我提过，说你这几天精神不济，总是昏睡着，而且不碰任何食物。”他的手抚上她的胸，探测着她的心跳，没有遗漏她的任何一次呼吸起伏。

她喘了一下，没有预料到他突如其来的触碰。心因为他的靠近而快速跃动着，她咬咬唇，刚喝过水的口竟又觉得渴了。“我没事的，不会影响到最后之战的进行，在摩根王的攻击下，我会尽己所能地保护依娃，我”没能说完她的保证，雪焰的唇被他封住，热辣辣的感官攻击迎面而来，她只能手足无措地瞪大眼睛。

他再也不想听她那些自我牺牲的话语，看不下她如此柔顺地准备投入危险，他心中的焦躁犹如火焚。怎么也无法忍受她那么温柔地说着从容赴死的种种，于是他只能低下头冲动地吻住她……讽刺的是，他的心中像是听到某种尖锐的冷笑，这一切不正是他所想要的吗？她只是一个棋子，为什么还要那么在乎她？“住口，住口，不准再说！”他抵着她的唇低吼，狂暴地以暴风雨般的激情撕扯她的衣衫。焦躁让他更加粗鲁，甚至不在乎是不是弄疼了她，他的银眸里充满疯狂的神色，犹如发了狂的野兽。

“詹士？”她软弱而无助，完全没力量反抗他，也不明白他突然狂暴的原因。

衣衫在下一秒被他褪尽，他只有耐性褪下她的外衣，单薄的内衣全因他的撕扯而破碎。雪焰在寒风中颤抖着，双手护住柔软贲起的酥胸，想避开他如火炬般饥渴的视线。

但是他不容许她有任何的遮掩，单手就握住她的双腕，将之高举过头，她以臣服的姿态展露在他眼前，娇弱的身躯颤抖着，没有地方可以躲藏，在他的目光下只能紧闭双眼。

无法克制的，泪水开始滑落双颊，她的心因为他的触碰而疼痛。

詹士褪下身上的战袍，黝黑的肌肤在月光下，犹如远古的雕像般完美，他的目光灼热，紧盯着身下的娇躯。他的唇烙印在她的肌肤上，缓慢地舔吮过每一吋，没有错过她的喘息。

但是当唇蜿蜒上她的粉颊时，他尝到了雪焰温暖的泪水。

银色的眸子里有着复杂的神色，他的浓眉紧皱着，一瞬间竟觉得连呼吸都困难了，詹士的唇没有移动，口中尝到的泪水像是永无止境似的，不断地从那一双紧闭颤抖的紫眸中溢出。

“该死的！遮住你自己。”他陡然放开她，语气凶暴地低吼着，将她推到一旁。

避开眼睛不去看她的表情，他必须用尽力气才能够顺利呼吸，胸间有种剧烈的疼，但是他不明白那是为什么。

得到自由的雪焰瞪大了眼睛，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。只是她不明白詹士为何突然松手，若是按照以往，他会占有她，然后残忍地提醒她，一切都是她愿意给予的，而他只是不客气的夺取。毕竟他是那么的斩钉截铁，无情地告诉过她，她只是一枚棋子罢了。

她颤抖着拉过破碎的衣衫，遮盖赤裸的身躯，不明白地看着詹士。而后者好不容易控制住心中汹涌的波涛，在调整呼吸后冷着一张脸转身面对她道：“在最后之战前，不要给我出任何的错误，那是你今生的任务，我要你完成它！”他抛下命令，穿起战袍离去。连自己都无法回答，为何仅仅是因为她的泪，就会让他失去冷静，竟然无法占有她。

雪焰的泪水难以停止，仍旧漫流着，泪水滴落水泉，而水泉缓缓地流动，流进了不远处的首都。

在首都里，摩根王的势力正在等待着他们。

第八章

奎尔国境内护国军在首都内外集结，群众们则因为火神殿的修建落成而兴奋着，摩根王的军队在城内到处走动，雪焰等人则是乘着混乱的时刻，在旁人的掩护下进入首都。

在靠近火神殿的一处隐密院落里，雪焰被众人迎入广场，她昏乱地看着眼前兴奋的人们，勉强支持着摇摇欲坠的身子。

“老臣参见公主。”头发花白的老人，因为看见王族唯一血脉而激动着，紧握着雪焰的手不停流泪。“老臣已经等了十八年了，从摩根那个叛贼占据国家开始，我们都在期待着公主起义。”她苍白着脸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能僵硬地点点头，隔着人海看向詹士，无言地向他求救，但是她所得到的只是一个冷漠的眼神。她咬牙打起精神，知道绝对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倒下去，这些人需要一个领袖、需要一个目标，而她必须把这场戏演完。

道恩缓慢地走到众人面前，平举双手，一瞬之间就得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，那神圣的模样让人崇拜得屏息凝望，有人流着泪，想起十八年前在摩根王尚未叛乱前的景况。

“最后之战将要展开了，奎尔国的王族，唯一得到火神允许的继承人，将会在明天呼唤出火神，光复这个国家。”他宣布着，银发泄落地面，庄严而优雅，金色的眼眸看着膜拜的众人，之后看向詹士。只有詹士知道，他的预知能力早在十八年前就已经失去，如今他只能用这种语气煽动群众，他甚

至无法确定这次的起义是会成功，还是只是一场无意义的流血举动。

雪焰在众人的喧闹声中喘息着退下，浪潮般的欢呼声让她有些恐惧。身子仍然十分虚弱，她双手覆着胸，紧闭着眼睛深呼吸。

“让我看看你。”瑞克低沉的声音响起，轻接住雪焰冰凉的小手。

她吃了一惊，连忙将手抽回。雪焰谨慎地看着眼前的瑞克，将双手藏在身后，不敢再让他触碰。瑞克是军队里能力最高的医者，甚至能从人的容貌就看出此人的病况。

“我没事的。”她过分匆促地说道，深怕会从他的口中印证了她的猜测。

这些天来的食欲不振，以及身子的软弱，已经逐步的证实她最恐惧的想法。只是她仍在自欺欺人，不愿意承认那项猜测。

“不要再说谎了，你必须马上得到妥善的照顾，你的身子太过虚弱了。”瑞克震惊地看着她，他原本以为雪焰是承受不住长程旅行，所以始终虚弱，但是刚刚的触碰让他感受到另一种波动。

“没有时间了，最后之战要展开，有太多事情等着她去做。”詹士冰冷的声音从后方传来，高大的身躯走出阴影，银眸紧盯着雪焰。

“你疯了，难道你没看出来——”瑞克还想继续再说，点醒这个自私的男人，但是雪焰紫眸里的恳求让他住了嘴。

“说清楚！”詹士眯起银眸，看出这两人之间有着没有说出口的秘密。

瑞克陷入两难中，身为医者的责任心，让他无法眼睁睁看着雪焰虚弱危险而不管，但是如果在此刻宣布这项消息，势必会动摇护国军的向心力。就如詹士所说的，他们已经面临最后之战，箭已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雪焰没有休息的时间。

“我不是奎尔国的子民，不需要听从你的命令。”瑞克狠下心说道，转过身去不再看着雪焰。他顺从了她的希望，但是怎么也无法明白，为什么堂堂一个公主，要为詹士付出那么多；而不容置喙的是，雪焰与詹士之间的关系，早已经超越了公主与家臣。

秘密没有遭到揭发，雪焰如释重负地倚靠着墙，黑发衬托着雪白的小脸，温柔的紫眸里流转着光芒，有着慌乱后的释然。在广场的边缘，在众人的喧闹欢呼声下，她觉得自己是如此渺小，仰起头她看进詹士的银眸里。

“我没事的，瑞克只是担心我，要我好好歇息。”她保证似地说道，是要说服他，也是说服自己。

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在这最混乱的时刻，生与死随时在交替，如果他不愿意承认，那么他们就不会有什么交集，她已经付出了那么多，再也禁不起他一再的夺取。

她小巧的下颚落入他的手中，黝黑的掌紧扣住她日渐消瘦的下巴，锐利的银眸在她的脸上搜寻着，像是要找出什么端倪。

群众在院落里鼓噪，而他们站立在隐密的角落，他身穿战袍的高大身躯遮蔽了她娇小的身影，两人的视线始终是交缠的，没有片刻的分离。

雪焰必须要咬住唇，才能制止自己发出叹息声，双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身躯上，透过那沾血的战袍，体会他的体温。没有预警的，她冲动地投入他的怀抱中，在众人都没有注意的时刻里，紧紧地环抱住詹士，就算他没有拥抱她，她的付出就已经足以抵偿两人间的鸿沟。

他的心被她的突如其来撼动了，冒着被发现的危险，双手抓住她纤细的肩膀将她拉近，凶猛地吻着她，舌掠夺地探进她的口中，轻咬着她柔软芬

芳的唇，双臂将她的娇躯拥入胸膛，像是恨不得永远的留住她。

詹士也不明白，自己究竟是着了什么魔，明明知道最后之战即将接近，他无暇分心，但是注意力就是始终落在雪焰的身上。他担心她的身体，担心她的眼泪，担心她那抹哀伤的微笑。从那一夜开始，她的灵魂就像是逐渐死去般，而他清楚，他之前的言语就是无情的刽子手。

他可以对任何人无情，就单单对雪焰，他的心中浮现了罪恶感。伤害她，竟像是伤害了今生最重要的东西……四周是混乱的，包括他们的心也是，浮沉在这滔滔的乱世中。隐约地知道，这个国家又要遭受巨大的改变，而他们只是不能确定是否能够安然度过一切……

月亮冉冉升起，令人不安的，那一轮圆月竟如十八年前，是血一般的颜色，让人看来怵目惊心。

包裹在披风之下的雪焰，因为看见那抹月光而停住脚步。她像是想起了什么很久远很久远前的事情，在某个月夜里，有一场惊天动地的血腥，破坏了平静。她叹了一口气，在心中斥责自己的胡思乱想。从有记忆以来，她不曾见过这种月色，不知为了什么原因，她的胸口有些难受，像是体内的血液正在翻涌着，因为某种即将来到的事件而凝聚。转头看看随行的少数几人，她发现祭司的神色紧张，不时觑着红月，就像是看见什么可怕景象，原本美丽的脸庞变得扭曲了。

他们行走在暗巷里，即将前往火神殿，要赶在天明之前到达火神殿，在奎尔国最神圣的地方，宣布王族的起义。摩根王的部队已经撤离大半，现今的政权就像是一个空架子，护国军可以轻易地进入王宫。

然而，人民是迷信的，他们还信奉着火神，希冀着有着火神祝福的王族能够出现，再度领导着他们。道恩与詹士都明白这件事情，所以准备趁着火神殿落成的前夕，带着雪焰与依娃赶往火神殿。

“公主姊姊，你冷不冷？”依娃靠了过来，悄悄地问，双手包着雪焰冰凉的手，放在小脸前用嘴呵着气。

夜里的温度很低，她就是搞不懂那些男人到底在想些什么，竟让公主姊姊在半夜里赶路。她也知道最后之战很重要，但是就是看不惯祭司以及詹士对雪焰的态度。

瑞克都叮嘱她，要好好照顾雪焰，许多人都看出雪焰需要休息，为什么那两个笨男人看不出来？雪焰勉强挤出微笑，轻微地摇摇头，披风的帽子滑落，露出她长长的黑发，衬托着那张苍白的脸颊。“我不要紧。”她口是心非地回答，身躯却因为寒意而颤抖着。

“等这件事情结束后，我会要瑞克好好的帮你调养身子。看看你，这些日子瘦了好多呢，长时间的赶路，你几乎没有休息到。”依娃唠叨地念着，一边搓搓雪焰的手，还不忘瞪视詹士。

她老是逮到詹士用奇怪的眼神看着雪焰，还看到祭司奇怪的表情，似乎随着最后之战的展开，所有的人都各自有着压抑的情绪。想来想去，一张俏脸也微微嫣红了。

因为西索的事件，瑞克好几个日夜对她关怀备至，在小小的木屋里，两人的感情迅速加温，她不明白别人是如何的情形，但是从来都没有人教导她关于情爱的种种，她的生命似乎就被复国等血腥的事件给占据了，当瑞克出现，她才稍稍看见一些美好。

她不是自私的人，当自己过得幸福时，当然也希望雪焰能够快乐。只是，那是多么的困难啊，毕竟雪焰爱上的，竟会是那个冷血无情的战士。

雪焰只是微笑无话地摇摇头。她不知道在复国之后，道恩是不是还容得下她，众人会将目光集中在她身上，但真正的王族是依娃，以道恩的缜密心思，当然会想到雪焰的声望将危及真正的公主。

她有着最坏的打算，却一点也不担心。心中隐约已经看见了结果，她的目光追随着詹士，没有怨恨，只有遗憾。

“公主姊姊，瑞克要我告诉你，说是最近最好小心身子一些，像是之前那种长程旅行是一定要禁止的。”依娃忠实地转述情人交代的内容，不解地皱起眉。“他好小心啊，不断不断地嘱咐我，一定要跟在你身边照料。”“他还说了什么？”詹士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两人身旁，稳稳的步伐触地无声，战士打扮的高大身躯，在夜色里看来格外令人恐惧。

他心中有着奇异的预感，当听见瑞克与雪焰的对话时，他就隐约的感到不对劲，但是却难以捕捉到心中的不安。他究竟还有什么不安？这一切不正是他所想要的，雪焰只是按照他所希冀的蓝图行动。

他应该只想着要复国，应该只想着要复仇，为何心中现在偏偏就只能容得下她身体，焦躁的担忧她的一切。

依娃吓得跳起来，她大概永远也不能适应詹士无声无息的脚步声。心中就是讨厌他啊，但是雪焰偏偏又那么的重视他，依娃扁扁嘴，赌气地瞪视着。“瑞克说什么跟你有关吗？反正你不关心雪焰姊姊的身体，就只会拚命的赶路，为了复国的目的，还逼着她四处奔走。你是瞎了哪只眼睛，看得出来她身体虚弱？她这些日子没有吃进多少东西，每天早上都躺在床上老半天，挣扎着才能下床，却还要看着你那张没表情的脸，顺从着你的指示。她是哪里欠你了，要受你如此的折磨？”依娃愤怒地低喊着，披风滑落了，甜美的五官在红月之下，看来竟有些扭曲了。

“依娃，别说了。”雪焰急着要阻止她，深怕詹士会瞧出端倪。他们之间已经太过复杂，禁不起另一个变量，她不敢说也不愿说。

“为什么不能说？他看你好欺负，所以吃定你了啊，没看到你的身体虚弱得像是在害喜”猛然惊觉自己说了些什么，依娃震惊地一呆，缓慢地转过头来，瞪大了眼睛看着雪焰，金眸里有着不敢置信。

来不及了！

雪焰紧闭着眼睛，不敢去看詹士。在最措手不及的瞬间，她的秘密被揭露，那个就连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事实，却被依娃无心地说穿，她的心狠狠一震。

“公主姊姊？”依娃低语着，脸色苍白的瞪大眼，视线在雪焰与詹士之间来回移动着。“不可能的，他不可能会那么可恶，可恶到”她没有办法再说下去，但是以詹士的无情，他会不在乎旁人吗？雪焰缓慢地睁开眼睛，先是看见詹士的银眸里翻滚着甚少出现的激动，她无法决定他眼眸里的情绪该称之为什么。她不敢说出，是因为那么害怕看见他眼中的轻蔑与指责，纵然一切并非她的过错，但是她无法承受更多。

视线越过詹士，她看见了道恩的表情，雪焰有些惊骇，那双金眸里闪烁着纯粹的恨意，像是恨不得要将她碎尸万段。她知道道恩从来不赞许她对詹士的爱，但是她从不知道，道恩会如此痛恨她，那表情就像是她抢夺了什么最重要的东西。

没有防备的一瞬间，她纤细的手腕落入詹士的掌握，他大步上前，银眸里有着激动的情绪，紧盯着她的面容，执意探询答案。“她说的是事实？”他的声音有些不稳，听见了最震撼的内情。

“那只是依娃的猜想。”她硬着头皮说谎，想要转开视线。但是詹士不允许，他的手紧扣住她的下颚，直视进那双温柔的紫眸里。心中有着翻滚的痛，他几乎难以承受，是不是在某个不自觉的时刻里，他变得太过在乎她。

旁人会怎么称呼这样的情绪？爱情？他爱上她了？还来不及开口，什么都还没时间说，巨大的响声从暗巷的对面传来，所有护卫王族的军人们紧握着长剑。詹士暗暗咒骂一声，迅速转过头去，愤怒地发现暗巷对面有着数十名摩根军。

他又看了她一眼，松开对她的箝制，直觉地将她推到身后。在最后之战的前夕，他所选择保护的竟不是依娃，而是雪焰。在心中某个角落，他明白了，她才是他最重要、最想保护的。

虽然有些迟，但是他终于还是看清了。

道恩看到詹士的举动，金眸里充满了嫉妒的神色，他握紧双拳，在人群中缓缓靠近雪焰。那一瞬间他根本无法思考，什么复国计划，什么护国军与摩根王，他全都舍弃了。

从十八年前的那夜起，当他违背良心地将齐夫家女婴与公主互换时，他就再也不是神圣的祭司。他只是一个凡人，一个有着爱恨情绪的凡人。

终于愿意承认，他心中其实容不下雪焰，他十八年来始终观察着詹士，当那颗冷硬的心有了牵挂，他敏锐地知道了。

雪焰没有发觉逐渐靠近的危险，她站在詹士的身后，双手握着他的披风，像是想起很久之前的一个动作。她的目光紧盯着詹士的倒影，看着他因紧张而僵硬的五官。

“什么人？”摩根军里的队长厉声问道，已经暗地里给部下指示准备应战。

一个首都内的护国军内应陪着笑脸，摸着双手走上前去，拿出一整袋的雷達石，镇定地把雷達石放进队长手中。“我们是外地来的，想要赶在天亮前去火神殿前占个好位子，好看看摩根王的丰采。外地有个传说啊，据说火神会在今天出现，允诺摩根王继位。

队长看着送到手中的雷達石，这可是一大笔的财富。“如果只是想去瞻仰王的容貌，用不着送上这么多的贿赂吧？”他冷笑着，示意部下包围眼前这些可疑的人们。“摩根王下达了命令，为了防止护国军叛乱，任何可疑人物都必须接受仔细的盘查。”“我们真的只是旅客。”“那好，如果你们只是普通旅客，一定不会介意我们的详细盘查。”队长用眼角扫过这队穿著披风的男女。“把他们身上的披风都给我褪下，仔细的看看他们的容貌。注意看有没有银发金眸的祭司，以及黑发银眼的护国军领袖，以及那个戴着雷龙晶的女人。”长剑在月光下闪动着，威胁地进逼，直指着众人的颈项。内应还想挽回，脸上的笑容已经僵硬，双手有些发抖。“队长，何必如此？我们还要赶路呢，您就高抬贵手，让我们——”他没有机会把话说完。

队长抬手横扫一剑，冰寒的剑光一闪，迅速的削断那人的颈子，霎时间鲜血狂涌，沾染了红淡的月色。头颅飞得很远，落在巷子的另一端。

依娃发出尖叫声，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全身不争气地发抖着，她从不曾看过如此血腥的景况，娇小的身子摇摇欲坠。

“女人？”队长眯起眼睛，逼近几步，逐渐靠近依娃。他早就被警告，一定要留心可疑的女人，难道火神真的对他如此厚爱，让一个活生生的大奖送到他眼前？队长兴奋地舔舔唇，紧握着手中的长剑，企图用长剑去挑开依娃身上的披风。

长剑还没碰到依娃，眼角就看到刀光一闪，那动作迅速得让人不敢相信，就算找遍奎尔国也难找到如此优秀的战士，他连忙想收回手，直觉地知道眼前这个男人不是自己可以应付的。

但是他的剑收得太慢，身子来不及往后撤去，那抹刀光转眼已经扫到身前，毫不留情地砍断他的双手。

“该死的，是护国军。”军队里有人喊叫着，还有人转身就往巷外跑去，打算去召集援兵。

詹士冷然地挥动手中的长剑，每一次出剑就准确地撂倒一人，其它的护国军也跟着它的行动，开始与摩根王的军队展开厮杀。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的交锋，但却是初次在如此狭隘的场地战斗，更令詹士无法专心的是，雪焰与依娃都被卷入战场中。

“保护公主。”他喊道，轻易的杀死一个逼上前来的军人。一个旋身，却发现雪焰还紧握着他的衣角，他在最危险的战场竟有半晌的呆愣，笔直看进她的紫眸里，不安地皱眉，像是从那双温柔的紫眸里看见某种可怕的决定。

道恩走上前来，抱住雪焰就往后退去，像是要将她拖离战场，实际上是不愿意再见詹士与雪焰互望的神情。

“跟我走。”道恩喊着，知道依娃会跟上来，他在众人的掩护下想撤离战场。

“我不能丢下他。”雪焰喃喃说道，双手仍旧不放，紧紧地握着他的衣角，紧到甚至指尖刺入柔软的掌心也不自觉，少量的鲜血从伤口冉冉流出，沾上了他的衣衫。

道恩几乎红了眼，他粗鲁地硬扯着，硬是要扯开这对男女之间的牵系。他在此时什么都不是了，只是被嫉妒吞噬的野兽，几乎想要将雪焰撕成碎片。

一把长剑划过道恩的衣服，披风被割开，灿烂的银发泄落地面。摩根军里有人喘息着，发出尖锐的笑声。“是祭司，这个人就是祭司道恩，这队人马是护国军的核心人物，他手里那个女人一定就是王族的遗族。”“公主姊姊！”依娃喊叫着，在兵慌马乱的时候，惊险地推开一个企图偷袭雪焰的摩根军。她的心跳得好快，害怕的情绪像是浪潮般汹涌着，双手也在颤抖，只是直觉地知道自己必须紧紧跟着雪焰。

詹士能够感觉四周逐渐靠拢的杀意，这些军人因为雪焰所代表的庞大财富而疯狂，前仆后继地不断攻击，怎么也砍杀不尽，他不安地看着巷道，怀疑等会儿还有更多的援军赶到。

“带她离开这里！”他大吼着，冲杀入敌人最密集的战场。

雪焰感觉手心一阵疼痛，他的衣角终于从她的手中松脱，眼眸里突然不知怎么的蓄满了泪水，她自己也不明白，为何会那么专注的看着他，好象深怕今夜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他。她挣扎想脱离道恩的掌控，想要奔跑向詹士的身边，但是道恩无论如何就是不放手。

“你真的想要毁掉一切吗？想想看詹士他这十八年来为的是是什么，他处心积虑的要复国，如果你真的爱他，就该听从他的命令，照他的话去做！”道恩喊着，什么对与错，他已经不在乎了。

那些话语却重重的敲进雪焰的心中，她徒然觉得全身冰凉，像是兜头被浇下一盆冰水。

是啊，她怎么还那么糊涂，竟然以为跟随在他身边，就能够帮助他？在眼前混乱的情况下，她的跟随只会替他带来危险。摩根军的目标是她，她若是继续待在此处，只会为詹士带来危机。

拉住依娃的手腕，雪焰转身往黑暗的巷弄跑去，她听见身后有许多的奔跑声，知道就算詹士尽力扑杀，那些军人还是会一路追杀她。

“抓住那个女人，她就是雷龙晶的拥有者！”有人喊着，长剑带着血，一路拖曳过地面，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。

雪焰死命地奔跑着，却在黑暗中怎么也找不到安全的地点，她对这个首都只有陌生的情绪。火神殿就在前方，而她竟怎么地无法到达。难道一切就是如此了吗？在十八年的处心积虑后，他们的复国计划会在这一夜遭到歼灭？“跟着我来。”道恩奔上前来，指引着身后的两个女人，他知道附近有一个地道，但是十八年前的记忆，在今夜管用吗？他在慌乱下也难以确定，只能按照久远前的记忆跑着，当初他就是利用那个地道，抱着刚满月的小公主逃出王宫内的血腥屠杀。是火神的安排吧，十八年后他竟然还必须从那个地道回到王宫内。

在天明之前，群众会聚集在火神殿前，公主必须在那时出现。

道恩喘着气，终于发现了巷弄底一座古老的火神雕像，他大喜地扑上前去，试图转动雕像的机关。火神保佑，机关在十八年后仍旧能够使用，雕像之后出现一个黑黝黝的地底洞穴。“快点进去，追兵要来了。”他率先跳入洞穴里，伸出手准备接应。

“公主姊姊，快点快点。”依娃低喊着，推着雪焰，企图要快些将雪焰推进洞穴。

耳边的奔跑声愈来愈近，时间已经不多，他们随时都可能会被发现。

雪焰却突然停止了一切动作，紫眸中原先的狂乱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竟是难解的平静。她也听见那些追兵的声响，但是她心中清楚，那些人为了领赏已经疯狂，如果他们陡然失踪，军人们势必会翻遍这里的每一寸土地，执意找出他们，而这条地道是禁不起细查的，他们会在短时间内被发现。

她该怎么做？像是又听见了詹士的声音，她记得他说过的每一句话。

你只是一个棋子，一个保护公主的措施，一个公主的替身。

为了复国，我什么都会做，不择手段！

她该怎么做？心中悲哀的情绪在此时变得平静了，她脸上甚至露出些许微笑，那笑容美得不可思议。她迅速地转身，在依娃还没来得及反应时，将依娃推入地道中。

她只是一个棋子，若是他所期望的，她会用尽一切来达成，就算是付出生命或是魂魄都好，即使天地都毁灭，她还是要贯彻她的爱情。她软弱而累赘，唯一能替他做的，就只是完成他的理想。

她必须保护心爱的人所想保护的！

“带依娃去火神殿，我来阻挡追兵，他们的目标只在我身上。”站在地道口，她笔直地看进道恩的双眼，不容拒绝地说道。

“不，公主姊姊，我们必须保护你——”依娃不明白啊，泪水已经模糊了眼睛，双手死命地拉住雪焰，就是要将她拉入地道中。

“你……”道恩也说不出话来，雪焰的一举一动如此慑人，他无力反驳。

这不是他暗暗希冀的吗？为何当看见雪焰愿意舍身时，他心中会如此的不安？雪焰轻轻地摸着依娃的脸，脸上带着笑：“我不是公主，我只是一个替身，你才是真正的公主，我只是一项措施，而如今我要尽自己的角色，保护你的安全。”依娃拚命摇头，泪水滑下双颊。“我不是公主，我不是，你才是公主，你是我的姊姊，我不要抛下你。”“没有时间了，祭司会告诉你一切的。”她徐缓地摇头，果断地松开依娃的手。

“你们已经不需要我了，明天早上时，祭司会带着你站立在子民面前，之后唤出火神。”她微笑着，关闭上雕像上的机关，之后平静的贴着冰冷的雕像。

依娃扑在门上想要搥门，身躯却被道恩紧紧抱住，连嘴都被搥住，她只能在黑暗中哭泣，听着那些追兵逐渐包围了雪焰。

雪焰看着那些靠拢的军人，缓慢地站直身子。她的手有些疼，低下头一看还可以看见从詹士衣角撕下的些许布料，沾染着她的血迹。她什么都做不好，但是最起码还能保护心爱的人所想保护的。

咬紧牙关，她褪下身上的披风，霎时所有人都呆愣了。

那泄地的黑发，以及温柔的紫色眸子已经被传说得太久，没有人有勇气上前确定她的身分，也或许是在看见她容貌的那一瞬间，他们就完全相信了。

她拉出颈项间，那枚不曾离身的雷龙晶，维持着平静与尊严。“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，奎尔国王族的唯一血脉。”

第九章

摩根走进地牢，手中仍然紧握着浮夸无用的令牌，他的脚因为紧张而难以迈开，地牢里有着潮湿的气息，让人闻了就不舒服。他用丝绢捂着鼻皱眉，如果不是为了拔除那根深刺在心中长达十八年的尖刺，他绝不可能纡尊降贵地来到这里。

有人在半夜里冒死打扰他的睡眠，将他从温暖的被窝里拖了出来。在火神殿落成的前一夜、在他准备大肆庆祝的前一夜，军人们通报，说是捉到了那个配戴雷龙晶的年轻女人。

年轻女人软倒在地上，身上残破的白衫已经沾上不少血迹，四周环绕着不少戒备森严的军人。

“抬起她的头。”摩根的手都在抖了，他甚至没有勇气接近。

一个军人用剑柄粗鲁的撬起云焰低垂的脸庞，她的眼睛原本是紧闭着，在仰头的那一刻睁开了眼睛。摩根倒吸一口气，后退了好几步。

他认得这张脸，深邃的紫色眼眸，以及完美得让人难忘的容貌，十八年来不时出现在他的梦中，这张脸就是他今生的梦魇。“是她，就是她没错。”他颤抖着低语。

有人献上从雪焰身上取下的雷龙晶。“这是她颈项间的东西，当初祭司道恩将这枚雷龙晶带出王宫，传说只要有这枚雷龙晶的人，就可以得到火神的眷顾。”摩根接过那枚浑圆的晶体，手抖得更厉害了。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，他什么都不在乎，也不想理会那些护国军，他明白要是失去了领

袖，那些人就会分崩离析。

“我等待这一刻已经太久了。”他低语着，用手爱怜地触碰雷龙晶，跟着他颤抖地将手中的雷龙晶吻了又吻，将包裹在青白色圆石外的宝石拨开，青白色的圆石内部漾着隐约的七彩光芒，这是真的！

的的确确是可以召唤火神、奎尔国代代相传的宝物！

“十八年来火神从不曾出现在我面前，子民们不停地怀疑我，质疑我不是被火神祝福的王。火神？哈，那只是一项迷信，有了雷龙晶，就等于是有火神的许诺，我就是奎尔国的王，没有人可以违逆我。”他的笑声愈来愈大，逐渐变成疯狂的大笑。

“火神将会制裁你！”雪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迷惑间只觉得自己似乎在对方身上感到些许的熟悉。

令牌无情地打了下来，雪焰的身体被打得再度软倒，鲜血缓慢地滑下了她的唇畔。

“不知死活的女人，你已经落在我的手中了，还谈什么制裁？我知道那些人把希望放在你身上，而我要灭了他们的希望，让他们从此死了心。”摩根狂笑着，紧握着雷龙晶转过身去，吩咐着部属。“传令下去，在火神殿前堆起柴堆，我要在那些愚昧的人们面前烧了她当火神的祭品。”雪焰只是用那双平静的紫色眼眸，一瞬也不瞬地看着逐渐离去的摩根。她其实并不惧怕，只是胸口还有着激动的情绪，就像是已经等待了许久，有某些情绪要在不久之后爆发了。

她的身体疼痛着，因为军人们的虐待而遍体鳞伤，大量失血让她觉得寒冷，但是那些伤并不足以让她低头。她微仰着头，冷静地看着窗外逐渐爬升的太阳，心里却只想念着一双银色的眸子。

巨大的门缓缓被打开，金碧辉煌的火神殿在十八年后，重新耸立在奎尔国的首都，邻近王宫的那处，一扇门房推开了，摩根军们推出庞大的柴堆，在前来观看火神殿落成的成千上万人民前，仔细的堆起大量的柴薪。

火神殿的门是大开着的，数以万计的人民聚集在殿前广场上，可以看见殿内有着巨大的火盆，数十尊高耸的雕像代替了石柱，代表着北方大陆上数十个国家的支柱。

摩根意气风发地走上前来，在众多的人民面前，第一次觉得胜券在握。

上天是站在他身边的，不然怎么会在前一夜，将那个唯一能威胁他的女人送到他眼前？如今他手中还握着雷龙晶，还有谁能质疑他的尊贵？他轻轻摆动臂膀，示意部下将火神殿内巨大的火盆推出来。火盆里燃烧着旺盛的火，从建国以来就不留熄灭，即使是在十八年前他夺权的那一夜，杀尽了王宫内的所有人，火盆内的火仍旧兀自燃烧着，那就像是一项深刻的凝视，非要看完结局不可。

火神真的是在看着这个国家吗？摩根的心中有了些微的恐惧，但是他很快地将那些恐惧置之脑后。他嘲笑着自己的愚蠢，关于火神的种种只是王族为了控制百姓，才会编造出这种谎言，这世上哪会有什么火神？那只是骗人们的小把戏。他不久前就下令，要人准备无数的雷達石，只要将它们投入火中产生耀眼刺目的光，做出火神被召唤出的假相，人们就会相信他可以呼唤火神了，人民真是太好骗了。

“我的子民们，听我的命令。”他平举双手，享受着众人的安静，陶醉于

自己此刻尊贵的身分。“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，在今天火神殿将再度开启，而火神将会再度眷顾奎尔国。”他挥挥手，示意部下将雪焰推出来。

狼狈不堪的雪焰，被两个军人挟持着，被丢弃在庞大的柴堆之前。她的身体因为剧痛而有些瑟缩，冷汗潮湿了黑色的长发，她勉强眯起眼睛，透过有些模糊的眼往下看去。

她有些吃惊，没有想到会看到那么多的人，原来奎尔国竟是如此庞大，在黑森林之外还有着无数的人民。她的视线在人群中搜寻着，却难以找寻到目标，但是她心中清楚，他正在看着她！隐约间还能感受到，那双熟悉的银眸始终看着她。

摩根走到她的面前，粗鲁地捏起她的下颚，强迫她美丽的脸庞迎向众人。人群间传来压抑的低呼，有人惊讶于她的美丽，也有人惊讶于在那张美丽面容上看到的血迹。

“这个女人，就是奎尔国长期动乱的主因，她是护国军的领袖，长年来领着那些流寇在制造动乱，谎称自己是奎尔国的王族。”他狠狠一甩手，将雪焰甩落在地上，冷酷地微笑着，站起身来后退几步，拿出怀中的雷龙晶重新面对群众。“然而，这一切都是谎言，真正的王族只有我，火神可以证实我手中的雷龙晶才是王族的象征。”“你只是个掠夺者，为奎尔国带来长久的灾难。火神若真有眼，那你就一定会受到制裁。”冷静的声音清晰无比，从雪焰的口中传出，她毫不惧怕地迎视着摩根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，紫色的眼眸像是能看穿一切。

“该死的，把她绑在柴堆上！”摩根恼羞成怒地狂吼着。他的权威容不下任何的质疑，尤其是来自这个女人质疑，他不会让她有再开口的机会。“她是危言耸听的魔女，我要在今天烧了她，献祭给火神。”他宣布道。

雪焰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，被推上了柴堆，军人们用达克兽的兽皮制成的绳索，牢牢将她捆绑在柴堆上。她的身躯倚靠在柴堆上，目光在人群间移动，之后缓缓地闭上。

摩根狞笑着，从巨大的火盆中拿出火把，之后缓慢地靠近雪焰。他要亲手解决她的生命，看着她在火堆中死去，如此才能让他从此后安心的稳坐王位。

条地，一道银光从众多的摩根军队后方闪动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接近，所有碰触到那道银光的人全倒了下去，非死即伤地躺卧在血泊中。

还来不及眨眼，挥舞着长剑的詹士已经奔上祭坛前。

他的衣衫破碎，战袍因为整夜的战斗，早已经不知遗落在何处。他在暗巷内突围后，焦急地等待了一整夜，竟然得到雪焰被擒，黎明时就将要被火焚的消息。

霎时间，他什么都无法思考了。那些复国、复仇的念头都被舍弃，他只是发了狂地要来救她，完全没有想到众多的摩根军可以轻易杀了他。

在生死的关头，心是那么的急切，他只能想着要再见到她。“啊，我认得你。”摩根快速的躲在军队之后，看着眼前这个浑身是伤，却满是杀意的男人。“我记得那双银眸，十八年前我亲手剝出瓦恩族人每一双令我不快的银色眼睛时，却独独遗漏了瓦恩家族长子的。你是詹士，瓦恩族长最引以为傲的长子，这十八年来领着那些该死的护国军，在我的土地上作乱。”他咬牙切齿。

詹士冷然看着摩根，心中复仇的意念竟然诡异地消失了，他偏过头去，

眼里只容得下雪焰，当他看见她全身的伤痕时，他的银眸变得阴暗，手中的长剑几下挥动，原本站在雪焰身边的军人全都在一瞬间倒下。

“放下她。”他不容反驳地说道，发觉摩根的军队集结往祭坛上走来。

“你疯了吗？她可是我十八年来最置之死地的人，怎么可能在现在放过她？”摩根冷笑着，有些兴奋地搓手，知道可以在同一时刻里解决两个他最痛恨的人。

“护国军竟然就是由你这种疯子所领导的，我不明白为什么竟还有人会支持你们，那该是怎么样的笨蛋？”他大笑着，挑衅地看着詹士，缓慢而夸张的将燃烧的火把丢在柴堆上——“不！”詹士发出狂吼，那吼叫声让所有听到的人都为之动容，就像是野兽失去心爱伴侣的咆哮。

火焰在瞬间就燃烧起来，开始吞噬着大量干燥的木柴，被绑在柴堆上的雪焰透过模糊不清的视线看着他的身影，心中难以决定是悲是喜。他为什么要来救她？他不是说她是个棋子，而当她为了他做尽一切时，他竟也会不舍？浓烟弥漫四周，热气环绕着，她的血与汗湿透了白色的衣衫，血滴落在火焰中，悄然蒸散。她咳嗽着，神智逐渐昏迷，朦胧间仍旧不肯移开视线，想要牢牢记住他的身影，就算是下一世也要记住他。

银光在祭坛上闪动，上百名军人扑上詹士，想以人海战术将他制伏，但是他就有如最疯狂的野兽，所有靠近他的人全都被厮杀，狂乱的银眸里有着疯狂的焦急，有好几次他的视线都落在火焰里，发了狂似的想靠近那熊熊燃烧的火堆，军人们乘他分心的时候，在他高大的身躯上砍杀。

群众们像是被震撼般，没有人能移动与说话，只能呆愣的看着眼前这血腥的画面。

高大的男人身上的伤痕愈来愈多，血液滔滔滴下，看来触目惊心。

“就算你是奎尔国内最好的战士，但是如此愚昧地自投罗网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”摩根冷笑着，瞪大眼睛看着浴血奋战的詹士，他紧张握着手中的雷龙晶，感觉圆石在微微发烫，但是他太兴奋了，丝毫没有察觉异样。

火焰燃烧得十分剧烈，转眼已经吞噬了大部分的柴薪，詹士转过头去，对于砍在身上的刀刃像是没有感觉，他的银眸紧盯着火焰中的雪焰，之后突然放下手中的长剑，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他笔直地走进火焰里……火逐渐烧何上肌肤，雪焰在半昏迷间徒然感到一双坚定的男性臂膀，温柔的环抱她满是伤痕的身躯，她勉强睁开眼睛，骇然地看进詹士的银眸里。

“詹士。”她诧异地开口，火烧得她好疼，而浓烟让她的声音变得沙哑，单是发出声音就感到喉间剧痛。

他对四周的火焰视若无睹，坚定地将她拥抱在怀中，像是拥抱着今生最重要的宝物。

黑发因为血液而潮湿，几道血痕滑落深刻的五官。“嘘，别说话，我来陪你。”他拥抱着她，再也不愿意放手。

“但是，你必须复国，奎尔国”她语不成调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在此刻选择与她共同赴死。

他不是只当她是棋子吗？她怎么值得他的陪伴？泪水滑下双颊，心却是满溢的，因为他的举动而感动。他或许不善言语，或许曾自私地伤害她，但是却用了最直接的方法来表达对他的真爱。

“那些都不重要，我已经看清什么才是我所要的。”他能够感觉到火焰燃烧到两人的四周，像是要用尽所有的力气，他牢牢拥抱着她。“这才是我所

要的，雪焰，我要你，不论你是公主还是齐夫家的女儿，我要的只有你！”詹士的唇扯出一个笑，是她不曾见过最温柔的微笑。

她的眼被泪水笼罩，轻轻靠在他的胸膛上，听着他稳定的心跳，之后静静的闭上眼。

她从不恐惧，也不遗憾，他的怀抱就是她魂魄的港湾。

烈焰冲天，在最灿烂的火焰中，众人都喘息着，看着那一对紧紧相拥的男女逐渐被火焰给吞噬。

摩根颤抖着，双眼发光地走上前来，他看着火焰中的人影，知道那两人再无生还的机会，他兴奋地颤抖，握着雷龙晶的手愈来愈紧，知道时候已经到了。

“火神啊！我以奎尔国之王的名义呼唤你的圣名！”摩根大叫，高高举起了雷龙晶。

突然，青白色的圆石却自摩根手中脱出，在圆石飞走的那一瞬间，迸射出惊人的光亮……大量的光与热在祭坛上凝聚与扩散，一阵晶亮的火炬陡然迸发，笼罩在原先燃烧的火焰上，彷彿将世俗的火焰加以洗礼，在净化过的火焰中，雪焰与詹士的身影逐渐出现。

雪焰身上的疼痛像是在转眼间褪去，只剩下微微的温暖，当她以为自己已经死去时，她竟还能感受到詹士的怀抱，以及他喷在自己发上的温热气息，她尝试性地睁开眼睛，仰起头来，发现四周的火焰变得纯净，而那些纯净的火焰没有带来烧灼，反而在烧过他们身躯时，竟治好了那些漫流着鲜血的伤口。

她眨眨紫眸，原本捆绑的绳索早在火焰里烧毁，她紧紧环抱詹士高大的身躯，茫然而不解。“詹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她悄悄地问，诧异地瞪大了眼睛。詹士也皱起浓眉，双手忙着检视她的身躯，直到确定她完好如初时，才有心神看向一旁。他也是从烈焰的地狱中，徒然被释放的，原先的热度与疼痛都消失了，此刻这些纯净的火焰像是在保护他们。

“是雷龙晶，雷龙晶发生了变化。”他看见半空中迸射火焰的晶体，仍旧环抱着怀中的女子。他不曾见过这种景象，天空被纯净的火焰包围了，显得如此明亮而神圣。

雷龙晶陡然间炸开，青白石子在半空中化成的人形，金色的发与眼，以火焰包裹着身躯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众人，在众人的惊叹声中，那人形缓缓落地，之后笔直走向雪焰。

“你是拥有释出‘火之宝石’的使者。”他微笑着，四周燃烧着火焰。

雪焰摇摇头，松开詹士的怀抱，想要往前走几步，他却担忧得不愿放手。“不会有事的，他不会伤害我。”她安抚他，眼睛不由自主地被火焰中的人吸引了。

“我并不是什么使者，我只是齐夫家的女儿。”她有些迟疑地开口。

火焰中的人摇摇头，微笑着。“你是圣王所选择，可以释放火的力量使者，这一切都是圣王的旨意，也是给予你们的考验。”他的视线落在詹士身上，金色的眼眸有着火焰，却仍旧带着笑。

“不容怀疑的，你是王族的唯一血脉，也是圣王选出的使者，火的使者。现在说出你的心愿吧！”火焰中的人淡淡回答。

“该死的，我不承认这一切，这是迷信、这是幻影，我不相信！”摩根突然发出狂吼，挣脱了原本包围他的火焰，抓起长剑疯狂地奔上前来，准备要

杀害雪焰。

在最危急的一瞬间，火焰中的人影朝雪焰伸出一指，一道火焰瞬间从她的指中迸射而出，包裹上摩根的身躯，转眼间烈焰之中就只听见摩根的惨叫声。

他记得那幕景象，火神站在那个女人身后，经由她的指，火神的火焰烧灼了他。“火神将会制裁你，让奎尔国回复以往的平静。”雪焰喃喃说着心愿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

火神微微一笑，四周纯净的火焰逐渐靠拢，他的形象慢慢模糊。“今后，如你所愿，火的力量会一直守护这个国家。”在摩根被烧死的同一瞬间，火神陡然间凝为一体，晶亮的火焰窜入巨大的火盆中，之后消失不见。

看呆了的人群里，逐渐有人发出欢呼声，然后就像是会传染般，那欢呼声愈来愈大、愈来愈激烈，终于演变成最激狂的吼叫声。不论是护国军或是平民百姓，都见证了火神给予雪焰的允诺，他们知道奎尔国的动乱已经过去，拥有呼唤火神力量的女王诞生了。

刚才发出巨大光芒的雷龙晶，最后缓缓自空中降下掉入雪焰的手中，不再发出任何光芒，而圆石的中心，缓缓浮出了一个“色”字。

雪焰将圆石紧握在掌心，靠回詹士的怀中，她知道，这一切都过去了……

三个月后 梦里有些阴影，那是过去的不安，在时光褪去后竟又来纠缠。

雪焰惊醒过来，在阴暗的卧房中有半晌还不太能适应，娇躯在柔软薄毯下颤抖着，许久之后才能够确定，困扰她的只是一场梦境。

她叹息着翻身，感觉偌大的房间如此空荡荡，纵然有着最华贵的摆饰，却也难以让她感觉温暖。这里是她父母生前的卧室，在摩根掌权的时代是没人使用的，直到她成为女王后才又住进这里。

坦白说，她住不惯这里。她反而想念黑森林里的木屋，以及那达克兽的皮毛。

其实不只是卧室，如今生活的一切都不是她所习惯的。

三个月前她在全国子民的面前呼唤出火神，给予摩根制裁，也扫荡了摩根的余党，成为奎尔国内的女王，被一些家臣们安排在王宫中，然而她的心却是寂寞的。

还不太能接受这就是事实，她原来真的是王族血脉，但是有许多时刻，她甚至宁愿不要这样的身分。身边一些亲密的人都流散了，她不能够轻易地见到他们，被限制在王宫中的生活让她不耐。

轻轻地她又感觉到腹内一阵颤动，她的嘴角带着笑，双手轻覆在微微隆起的小腹上。

这些日子来，腹内的孩子是她唯一的同伴，她总是不断对着孩子说话，怀念着孩子的父亲。

复国之后，詹士被封为将军，虽然位高权重，但是他们见面的机会微乎其微，每次看到他，都只看见他穿著战袍低头行礼的模样。

家臣们没人敢提女王未婚怀孕的事情，更没有敢问孩子的父亲是谁，他们只敢远远地站着，看着女王逐渐隆起的小腹而焦急着。

“你爸爸还是老样子，总是不愿意说什么。你说，他会不会是在害羞？”雪焰小声地问着肚子里的孩子，孩子踢了两下，算是给她的回答。

门在黑暗里被悄然打开，她突然住嘴，闭上眼睛装睡，以为是巡夜的宫女。但是那压抑的呼吸声，以及淡淡的气息让她绝不可能错认，她因为认出詹士而紧张，双手在薄毯下握紧。

老天啊！终于，他终于来看她了。

他站在她的床边良久，深刻的五官在月光下有着忧虑的神色，黝黑的男性手掌犹豫地伸出，轻抚着她柔滑的脸蛋，像是怕惊醒她一般，每一个触摸都是小心翼翼的。

她屏住气息，几乎就要睁开眼睛了，但是他将手收回去，缓缓解下腰间长年不离身的长剑，之后转身离去。

雪焰再也忍耐不住，她翻身坐起，骇然地瞪视着那把长剑。战士的一生是从不会舍弃武器的，除非他决定要做一次最慎重的道别。她明白那把长剑是辞别的意思后，惊慌的掀开薄毯，顾不得身上只穿著薄薄的衣衫，就下了床。

“詹士！”她呼唤着，声音格外急切。

他没有回头，只有僵硬的站姿泄漏了他心中的诧异。他没有想到雪焰会醒来，他只是相思难耐的前来看她最后一眼，想要这一眼就记住她所有的美丽，在将来好好的回忆关于她的一切。“你要去哪里？”她的声音颤抖着，视线不安的来回看着长剑与他的背影。

“在下要辞去将军一职，离开王宫。”他用着生硬疏离的语调说道，克制着不要回头，知道自己一旦回头看见那双紫眸，就会情不自禁地将她拥入怀中。“请女王以后保重。”他淡然地说，往前跨出一步。

“不！”她喊着，顾不得双足赤裸，就这么扑上前去，牢牢从他背后紧抱着他，怎么也不愿意松手。“我不许你离开、为什么你们都要离开我？依娃跟着瑞克走了，祭司则是把自己永远地关在火神殿的悔过室中，终生不愿意踏出一步。我以为你会留下，然而你竟也选择离开我。”想到他将要离开，她的眼中满是泪水，心疼痛得像是要死去般。

依娃追随着瑞克，到其它战乱的国家去行医；而道恩则是因为自责，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竟然对真正的公主做出不可原谅的事情，他自毁双目，之后永远的居住在火神殿内。

“我不能留下。”他叹息着，全身肌肉绷得紧紧的，扭曲的嘴角有一抹苦笑。

“不要忘了我曾经对你说过与做过什么，那些罪状足以让我被千刀万剐。”“我不在乎。”她的泪水湿了他的衣衫，再也克制不住。这是她愿付出魂魄去爱的男人，怎么舍得让他离去。

“今非昔比，如今你是女王，而我配不上尊贵的你。”他伸手要推开她的箝制，奈何那双纤细的手臂牢牢地锁在他的身上，不愿意松开两人之间的牵绊。

心其实是疼痛的，他早已被现实磨练得冷酷，在对待她的柔情时也是残忍的，他舍不得她，又不愿意给她任何东西，只是残忍的夺取——对于那时的种种，他几乎要鄙视自己。

“不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只是雪焰。”她哭泣着，软弱地贴在他高大的背上，恐惧会被他遗落。“你说过已经看清了最想要的东西，你最想要的是我。我知道你是爱我的，不然在我被火焚的那一日，你不会冲进火中来拯救我，执意与我一同死去。”“雪焰。”他叹息着，双手覆盖上她的。“留下来，我求

求你留下来，陪着我治理奎尔国，如果没有你的陪伴，我一定做不到。”她恳求着，泪水怎么也止不住，腹中的孩子踢动着，像是也在恳求。

“喔，别管什么国家，我要你留下，就只是为了我，为了我们的孩子。”

“我曾经如此残忍的对待你，甚至将你当成一个棋子。”他明白自己再也无法拒绝她，转过身去，银眸在黑暗中闪烁着，黝黑的手覆盖上她隆起的小腹，感受那儿的胎动。

“如果你只是将我当成棋子，那时就不会冲入火中救我。”她又哭又笑地攀住他，缠住他强壮的颈项，暗暗发誓着今生绝对不松手。“你从不愿意说，但是我知道，你爱我。”她叹息着，躺卧在他的胸怀中。

詹士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是更加紧密的拥抱着她。“我爱你！”他终于愿意承认，声音有着颤抖，说出本以为今生说出口的出口的句子。“或许在黑森林里，也或许一直到水泉畔的那一日，我才知觉到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你。当听见你即将被焚时，我几乎疯了，只能想着你，以及我们的孩子——”两双手紧紧的交握，像是一个没有说破的美好未来。

他们都是乱世里的产物，他的残忍，被她的柔情缓缓融化，直到今日他终于愿意承认，这一生再也离不开这个温柔的紫眸女子。

“留下来，陪着我，永远永远不要离开。”她轻轻吻住他，感受那有些陌生的情欲。

虽然那是他教导她的，但是她的一切仍显得生涩。

“永远。”他承诺着，缓慢地抱着她往偌大的软床走去。

王宫外，火神殿的火盆中，火焰陡然跃高，像是代表着奎尔国最美好的未来。

终曲

又过了半年，奎尔国的女王顺利产下一子，他有一双银色的眼睛，还有一头乌黑的头发，集合了父母双方的优点。

奎尔国在女王的统领下逐渐地繁荣了起来，人民也安居乐业地生活，过去的噩梦已经完全结束了。这一天，国民为了庆祝奎尔国有了新的继承人，城内城外都挤满了庆祝的人潮，到处都是欢乐的气氛。

雪焰带着自己新生的婴孩，在詹士的陪伴下穿著最简单的外出服，走在城内感受这一股和乐的气氛。她今天不想当女王，只想当一个平凡的母亲和妻子，和最爱的人在一起，她和詹士慢慢地在城内游走，听听吟唱诗人的歌，逛逛热闹的市集。

“累不累？”强壮的手臂小心地揽住她，银眸仔细地凝望着她。

“我很好，詹士。”她回给丈夫一个柔美的笑。一天改变一点，现在的詹士，银眸中再也没有以前的冷漠，只有让她心头暖烘烘的温柔。

“是吗？那我再陪你走走。”詹士淡淡一笑。过去的日子像是一场噩梦，但是渐渐的，只要他在他的怀中，他作噩梦的夜晚已经一次少过一次了，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她，因为雪焰紫眸中的那一抹温柔，抚平了他所有的伤痛。

“啊！”雪焰看着不远处，忽然惊叫出声。

“怎么了？”詹士身子随即紧绷，伸手护住妻子与她怀中的婴孩，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

“没事！我只是……只是以为我看到了一个人。”对面的市集出现了一个纤细的少年，身影竟和在黑森林丧命的西索如此相像，那一瞬间，她还以为西索又复活了。

“你在这里等等我，我一下子就回来。”眼前的少年一转眼就不见了，雪焰不想让詹士触景伤情，将婴孩交给他，表示自己一下子就回来。

雪焰没走几步就追上了少年，她伸出手拍了拍他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少年回头，红色的发在阳光下闪着光，绿眸闪着纯真，不是西索！

“美丽的女士，找我有什么事？”少年笑开了脸，才一进城就有人来搭讪，想来他莫颖儿的魅力越来越强了。

“对不起！我认错人了。”雪焰淡淡一笑，是啊！怎么会是西索呢？“你认识和我长得很像的人？”莫颖儿咋一声叫出，这世上竟有人长得和他一模一样。

“不！你们一点也不像，是我一时眼花认错人了。”雪焰摇摇头，西索并没有这样一双澄澈的眼，他的眼中充满了痛苦与仇恨，而那是奎尔国欠他的。

“那我们相见也是有缘，不如你告诉我你要找的人的名字，我是个到处旅行的吟唱诗人，或许我会看到他。”莫颖儿好心道，就是见不得美人掉泪。

“不用麻烦你了。”雪焰摇摇头，跟着像是想起什么，从颈项取下了一条青白色的圆石，将它递给莫颖儿道：“这是我打算送给我朋友的礼物，但是他一生都没有出过奎尔国，就请你带着它旅行，就算是代替我那位朋友去看这个世界好吗？”雷龙晶再唤出火神后已不再具有神力，但雪焰仍是将它做成链子带在身边，在市集上遇到这个少年是偶然，但出于直觉地，她竟然将眼前的少年与西索重叠，要是他还活着，一定也想和他一样，想要在这块大陆上自由行走吧！

“啊！带着它？”莫颖儿有点莫名其妙，却又不忍心拒绝美人的要求。

“是，麻烦你了。”这是她唯一能为西索做的。

“莫颖儿”不远处传来了呼唤声，少年一震，笑道：“不好！我师父在叫我了，我要走了，我会将这个石子带在身边的，谢谢你啦”莫颖儿一边回头一边招手，不一会已经不见了。

雪焰深吸口气，缓缓地往回走。已经过去的，她无法再挽回，若是可以，她多希望这一切的战乱都没有发生过，那么像西索那样的孩子，就会平安喜乐地成长。

而这些，都是她将来必须要做的，她是奎尔国的女王，她必须让自己的国民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

远远的，她看到了留在原地等着她的詹士，银眸中的温柔不再是梦，他的爱陪在他的身边，与她度过每一个早晨与黄昏……是的！为了这些，她会鼓起勇气走下去的。

雪焰扬起一抹绝艳的笑，快步地向前方走去，走向前那个有着一双银眸的男子，走向她的爱、她的未来……《全书完》

